儒家讲义

目录：

为学古训——————————————————————1

曾子十篇节选————————————————————7

孝经————————————————————————15

大学————————————————————————21

大学纲目决疑————————————————————27

曾子言行——————————————————————40

中庸————————————————————————45

伦语节选——————————————————————60

孟子节选——————————————————————81

周易象传节选————————————————————61

周易系辞传节选———————————————————63

德育故事——————————————————————68

韩诗外传节选————————————————————76

道德经———————————————————————107

陶渊明诗选—————————————————————191

朱子治家格言————————————————————203

为学古训

为学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兑命》曰：念终始典于学。其此之谓乎！

虽有佳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兑命》曰：学学半。其此之谓乎！ 出自《礼记》

求学

孟尝君请学于闵子；使车往迎闵子。闵子曰：礼有来学，而无往教。致师而学，不能学；往教，则不能化君也。君所谓不能学者也，

臣所谓不能化者也。于是孟尝君曰：敬闻命矣。明日、袪衣请受

业。诗曰：日就月将。《韩诗外传》

其惟学乎

孔子曰：可与言终日而不倦者，其惟学乎！其身体不足观也，勇力不足惮也，族姓不足称也，宗祖不足道也。而可以闻于四方，而昭于诸侯者，其惟学乎！诗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韩诗外传》

学而时习之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知者。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

教学相长

剑虽利，不厉不断；材虽美，不学不高。虽有旨酒嘉殽，不尝，不知其旨；虽有善道，不学，不达其功。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不究。不足，故自愧而勉，不究、故尽师而熟。由此观之，则教学相长也。子夏问诗，学一以知二，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孔子贤乎英杰，而圣德备，弟子被光景而德彰。诗曰：日就月将。《韩诗外传》

勉学节选

　　古之学者为己，以补不足也；今之学者为人，但能说之也。古之学者为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学者为己，修身以求进也。夫学者犹种树也，春玩其华，秋登其实；讲论文章，春华也，修身利行，秋实也。

　　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吾七岁时，诵灵光殿赋，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犹不遗忘；二十之外，所诵经书，一月废置，便至荒芜矣。

然人有坎壈，失于盛年，犹当晚学，不可自弃。孔子云：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魏武、袁遗，老而弥笃，此皆少学而至老不倦也。曾子七十乃学，名闻天下；荀卿五十，始来游学，犹为硕儒；公孙弘四十余，方读春秋，以此遂登丞相；朱云亦四十，始学易、论语；皇甫谧二十，始受孝经、论语：皆终成大儒，此并早迷而晚寤也。世人婚冠未学，便称迟暮，因循面墙，亦为愚耳。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犹贤乎瞑目而无见者也。《颜氏家训》

老亦可学

楚丘先生披蓑带索，往见孟尝君。孟尝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遗忘矣！何以教文？”楚丘先生曰：“恶君谓我老！恶君谓我老！意者、将使我投石超距乎？追车赴马乎？逐麋鹿、搏豹虎乎？吾则死矣，何暇老哉！将使我深计远谋乎？定犹豫而决嫌疑乎？出正辞而当诸侯乎？吾乃始壮耳，何老之有！孟尝君赧然，汗出至踵，曰：“文过矣！文过矣！ 诗曰：“老夫灌灌。”《韩诗外传》

然臣赖君之赐，疏食恶肉可得而食也，驽马柴车可得而乘也，且犹不欲死，况君乎！俯泣。晏子曰：“乐哉！今日婴之游也。见怯君一，而谀臣二，使古而无死者，则太公至今犹存，吾君方今将被蓑苙而立乎畎亩之中，惟事之恤，何暇念死乎！景公惭，而举觞自罚，因罚二臣。《韩诗外传》

秦缪公将田，而丧其马，求三日，而得之茎山之阳，有鄙夫乃相与食之。缪公曰：“ 此駮马之肉，不得酒者死。”缪公乃求酒，遍饮之，然后去。明年、晋师与缪公战，晋之左格右者、围缪公而击之，甲已堕者六矣。食马者三百余人皆曰：“吾君仁而爱人，不可不死。” 还击晋之左格右，免缪公之死。《韩诗外传》

劝学节选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

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诗曰：嗟尔君子，无恒安息。靖共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神莫大于化道，福莫长于无祸。

孔子曰：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南方有鸟焉，名曰蒙鸠，以羽为巢，而编之以发，系之苇苕，风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系者然也。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茎长四寸，生于高山之上，而临百仞之渊，木茎非能长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兰槐之根是为芷，其渐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质非不美也，所渐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辟而近中正也。

物类之起，必有所始。荣辱之来，必象其德。肉腐出虫，鱼枯生蠹。怠慢忘身，祸灾乃作。强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秽在身，怨之所构。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湿也。草木畴生，禽兽群焉，物各从其类也。是故质的张，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树成荫，而众鸟息焉。醯酸，而蚋聚焉。故言有招祸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鳝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是故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两君者不容。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螣蛇无足而飞，鼫鼠五技而穷。《诗》曰：尸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故君子结于一也。《荀子》

论语论德行

子曰：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

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

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已乎？

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

诗经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颜渊曰：请问其目。

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

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

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而不从。

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子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

子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子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子曰：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以醴。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智者利仁。

子曰：苟智于仁者，无恶也。

子曰：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子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子曰：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

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子曰：刚，毅，木，讷近仁矣。

子不语怪，力，乱，神。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为谁？

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也。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

子曰：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

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文。

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子夏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曾子十篇节选

出自《大戴礼记》

一 曾子立事

曾子曰：君子攻其恶，求其过，强其所不能，去私欲，从事於义，可谓学矣。

君子爱日以学，及时以行。难者弗辟，易者弗从，唯义所在。日旦就业，夕而自省，思以没其身，亦可谓守业矣。

君子学必由其业，问必以其序。问而不决，承间观色而复之，虽不说，亦不强争也。

君子既学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习也；既习之，患其不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让也。君子之学，致此五者而已矣。

君子博学而孱守之，微言而笃行之。行欲先人，言欲后人，君子终身守此悒悒。

行无求数，有名；事无求数，有成。身言之，后人扬之； 身行之，后人秉之； 君子终身守此惮惮。

君子不绝小， 不殄微也。行自微也，不微人，人知之，则愿也；人不知，苟吾自知也；君子终身守此勿勿也。

君子祸之为患，辱之为畏，见善恐不得与焉，见不善者恐其及己也，是故君子疑以终身。

君子见利思辱，见恶思诟，嗜欲思耻，忿怒思患，君子终身守此战战也。

君子虑胜气，思而后动，论而后行，行必思言之，言之必思复之，思复之必思无悔言，亦可谓慎矣。

人信其言，从之以行；人信其行，从之以复；复宜其类，类宜其年，亦可谓外内合矣。

君子疑则不言，未问则不言，两问则不行其难者。

君子患难除之，财色远之，流言灭之，祸之所由生，自纤纤也，是故君子夙绝之。

君子己善，亦乐人之善也；己能，亦乐人之能也；己虽不能，亦不以援人。

君子好人之为善，而弗趣也；恶人之为不善，而弗疾也。疾其过而不补也，饰其美而不伐也，伐则不益，补则不改矣。

君子不先人以恶，不疑人以不信，不说人之过，而成人之美。存往者，在来者，朝有过夕改，则与之；夕有过朝改，则与之。

君子义则有常，善则有邻。见其一，冀其二；见其小，冀其大；苟有德焉，亦不求盈于人也。

君子不绝人之欢，不尽人之礼。来者不豫，往者不慎也；去之不谤，就之不赂；亦可谓忠矣。

君子恭而不难，安而不舒，逊而不谄，宽而不纵，惠而不俭，直而不径，亦可谓无私矣。

君子入人之国，不称其讳，不犯其禁，不服华色之服，不称惧惕之言。故曰：与其奢也，宁俭；与其倨也，宁句。可言而不信，宁无言也。君子终日言，不在尤之中；小人一言，终身为罪矣。

君子乱言而弗殖，神言弗致也，道远日益云。众信弗主，灵言弗与，人言不信，不和。

君子不唱流言，不折辞，不陈人以其所能。言必有主，行必有法，亲人必有方。

多知而无亲，博学而无方，好多而无定者，君子弗与也。

君子多知而择焉，博学而算焉，多言而慎焉。博学而无行，进给而不让，好直而径，俭而好窒者，君子不与也。

夸而无耻，强而无惮，好勇而忍人者，君子不与也。

亟达而无守，好名而无体，忿怒而为恶，足恭而口圣，而无常位者，君子弗与也。

巧言而无能，小行而笃，难为仁矣。嗜酤酒，好讴歌，巷游而乡居者乎! 吾无望焉耳。出入不时，言语不序，安易而乐暴，惧之而不恐，说之而不听，虽有圣人，亦无若何矣。临事而不敬，居丧而不哀，祭祀而不畏，朝廷而不恭，则吾无由知之矣。

三十四十之间而无艺，则无艺矣；五十而不以善闻，则无闻矣；七十而无德，虽有微过，亦可以勉矣。其少不讽诵，其壮不论议，其老不教诲，亦可谓无业之人矣。

少称不弟焉，耻也；壮称无德焉，辱也；老称无礼焉，罪也。过而不能改，倦也；行而不能遂，耻也；慕善人而不与焉，辱也；弗知而不问焉，固也；说而不能，穷也；喜怒异虑，惑也；不能行而言之，诬也；非其事而居之，矫也；道言而饰其辞，虚也；无益而厚受禄，窃也；好道烦言，乱也；杀人而不戚焉，贼也。

人言不善而不违，近于说其言；说其言，殆于以身近之也；殆于以身近之，殆于身之矣。人言善而色葸 （xǐ 害怕，畏惧）焉，近于不说其言；不说其言，殆于以身近之也；殆于以身近之，殆于身之矣。

故目者，心之浮也；言者，行之指也；作于中则播于外也。故曰：以其见者，占其隐者。故曰：听其言也，可以知其所好矣。

观说之流，可以知其术也。久而复之，可以知其信矣。观其所爱亲，可以知其人矣。临惧之而观其不恐也，怒之而观其不惛 （hūn 古同昏，迷乱；糊涂：心以利倾，智以势惛。）也，喜之而观其不诬也，近诸色而观其不逾也，饮食之而观其有常也，利之而观其能让也，居哀而观其贞也，居约而观其不营也，勤劳之而观其不扰也。

君子之于不善也，身勿为可能也，色勿为不可能也；色也勿为可能也，心思勿为不可能也。

太上乐善，其次安之，其下亦能自强也。仁者乐道，智者利道，愚者从，弱者畏，不愚不弱，执诬以强，亦可谓弃民矣。

太上不生恶，其次而能夙绝之， 其下复而能改。复而不改，殒身覆家，大者倾社稷。是故君子出言鄂鄂（正直的话），行身战战，亦殆勉于罪矣。是故君子为小由为大也，居由仕也。备则未为备也，而勿虑存焉。

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师长；使子犹使臣也，使弟犹使承嗣也；能取朋友者，亦能取所予从政者矣。赐与其宫室，亦犹庆赏于国也；忿怒其臣妾，亦犹用刑罚于万民也；是故为善必自内始也。内人怨之，虽外人亦不能立也。

居上位而不淫，临事而栗者，鲜不济矣。先忧事者后乐事，先乐事者后忧事。昔者天子日旦思其四海之内，战战惟恐不能乂（yì 治理，安定）；诸侯日旦思其四封之内，战战唯恐失损之也；大夫士日旦思其官，战战唯恐不能胜也；庶人日旦思其事，战战唯恐刑罚之至也。是故临事而栗者，鲜不济矣。

君子之于子也，爱而勿面也，使而勿貌也，导之以道而勿强也。宫中雍雍，外焉肃肃，兄弟喜喜，朋友切切，远者以貌，近者以情，友以立其所能，而远其所不能，苟无失其所守，亦可与终身矣。

二 曾子本孝

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与! 孝子不登高，不履危，庳（bì 低下）亦弗凭，不苟笑，不苟訾（zǐ 毁谤,非议），隐不命，临不指，故不在尤之中也。孝子恶言死焉，流言止焉，美言兴焉，故恶言不出于口，烦言不及于己。

故孝子之事亲也，居易以俟命，不兴险行以徼幸。孝子游之，暴人违之。出门而使，不以或为父母忧也。险途隘巷，不求先焉，以爱其身，以不敢忘其亲也。

孝子之使人也，不敢肆行，不敢自专也。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道。又能事父之朋友，又能率朋友以助敬也。

曾子大孝第五

乐正子春下堂而伤其足，伤瘳，数月不出，犹有忧色。门弟子问曰：夫子伤足瘳矣，数月不出，犹有忧色，何也？ 乐正子春曰：善。如尔之问也。吾闻之曾子，曾子闻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养，人为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可谓全矣。故君子顷步之不敢忘也。今予忘夫孝之道矣，予是以有忧色。 故君子一举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举足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径，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遗体行殆也；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是故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及于己；然后不辱其身，不忧其亲，则可谓孝矣。

草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曰：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

曾子制言第六

弟子毋曰：不我知也。鄙夫鄙妇相会于墙阴，可谓密矣，明日则或扬其言矣。故士执仁与义而明行之，未笃故也，胡为其莫之闻也？

杀六畜不当，及亲，吾信之矣；使民不时，失国，吾信之矣。故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 与之皆黑。

是故人之相与也, 譬如舟车然相济达也，己先则援之，彼先则推之。是故人非人不济，马非马不走，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

君子之为弟也，行则为人负，无席则寝其趾，使之为夫人则否。近市无贾，在田无野，行无据旅，苟若此，则夫杖可因笃焉。

富以苟不如贫以誉，生以辱不如死以荣。辱可避，避之而已矣；及其不可避也，君子视死若归。父母之仇，不与同生；兄弟之仇，不与聚国；朋友之仇，不与聚乡；族人之仇，不与聚邻。良贾深藏如虚，君子有盛教如无。

曾子疾病第九

言不远身，言之主也；行不远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有本，谓之有闻矣。君子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闻，则广大矣。高明广大，不在於他，在加之意而已矣。与君子游，苾（bì 芳香）乎如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则与之化矣；与小人游，贷乎如入鲍鱼之次，久而不闻，则与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

与君子游，如长日加益，而不自知也；与小人游，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几何而不陷乎哉! 吾不见好学盛而不衰者矣，吾不见好教如食疾子矣，吾不见日省而月考之其友者矣，吾不见孜孜而与来而改者矣。

孝经

曾子著

开宗明义章第一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参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复坐，吾语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後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大雅》云：无念尔祖，聿修厥德。

天子章第二

子曰：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甫刑》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

诸侯章第三

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盖诸侯之孝也。《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卿大夫章第四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择言，身无择行；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三者备矣，然後能守其宗庙。盖卿大夫之孝也。《诗》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士章第五

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盖士之孝也。《诗》云：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

庶人章第六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三才章第七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陈之于德义，而民兴行。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诗》云：赫赫师尹，民具尔瞻。

孝治章第八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遗小国之臣，而况于公、侯、伯、子、男乎？故得万国之欢心，以事其先王。治国者，不敢侮于鳏寡，而况于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欢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于臣妾，而况于妻子乎？故得人之欢心，以事其亲。夫然，故生则亲安之，祭则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诗》云：有觉德行，四国顺之。

圣治章第九

曾子曰：敢问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夫圣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故亲生之膝下，以养父母日严。圣人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圣人之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其所因者本也。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君亲临之，厚莫重焉。故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以顺则逆，民无则焉。不在于善，而皆在于凶德，虽得之，君子不贵也。君子则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乐，德义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观，进退可度，以临其民。是以其民畏而爱之，则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诗》云：淑人君子，其仪不忒。

纪孝行章第十

子曰：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後能事亲。事亲者，居上不骄，为下不乱，在丑不争。居上而骄则亡，为下而乱则刑，在丑而争则兵。三者不除，虽日用三牲之养，犹为不孝也。

五刑章第十一

子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无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广要道章第十二

子曰：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兄，则弟悦；敬其君，则臣悦；敬一人，而千万人悦。所敬者寡，而悦者众，此之谓要道也。

广至德章第十三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见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顺民如此其大者乎！

广扬名章第十四

子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是以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後世矣。谏诤章第十五

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感应章第十六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长幼顺，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虽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庙致敬，不忘亲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庙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

事君章第十七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诗》云：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丧亲章第十八

子曰：孝子之丧亲也，哭不偯，礼无容，言不文，服美不安，闻乐不乐，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无以死伤生。毁不灭性，此圣人之政也。丧不过三年，示民有终也。为之棺椁衣衾而举之，陈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为之宗庙，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时思之。生事爱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尽矣，死生之义备矣，孝子之事亲终矣。

大学

曾子著

第一章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第二章

　　《康诰》曰：克明德。《太甲》曰：顾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第三章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第四章

　　《诗》云：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 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

　　《诗》云：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诗》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僴兮者，恂栗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诗》云：於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

第五章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

　　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第六章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唯于理有未穷，故其知又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第七章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

　　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

第八章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第九章

　　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

第十章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悌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康诰》曰：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

　　《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

　　《诗》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

　　《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

第十一章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悌，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

　《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诗》云：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僇矣。《诗》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鉴于殷，峻命不易。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

　　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康诰》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

　　《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舅犯曰：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实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实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大学纲目决疑

明•憨山德清　著

题辞

余十九弃笔研，三十入山绝文字，五十被谴，蒙恩放岭外，于今十四年矣。往来持钵五羊，诸子谬推为知言，时时过从问道，余卒无以应。若虚来实往，愧矣愧矣。间有以禅视者，余则若哑人吃黄檗耳。

己酉秋日，偶乞食来，诸子具香齐于法社，余得捧腹，是诸子果我也。食讫请益，余但吐粥饭气耳。含羞而别。舟还曹溪，思诸子饱我非一日矣，竟莫酬尝。有以颜子问仁章请者，余咿唔而已。即有言不能遍，遍亦不能尽，而求悦可众心者，谈不易也。以诸子之食难消，腹犹果然。

舟中睡足，闻侍者读大学，聒我疑焉，因取经一章，按纲目设问答以自决，且引颜子问仁章以参会之，如鼓刀然，两半晌而卒业。读之不成句，非文也。谛思自幼读孔子书，求直指心法，独授颜子以真传的诀，余则引而不发，向不知圣人心印，尽揭露于二百五言之间。微矣微矣，岂无目耶，嗟嗟，余年六十四矣，而今乃知，可见晚矣。恐其死也，终于泯泯，故急以告诸子，诸子年或过余半，未半者幸而闻此，可谓早矣。如良马见鞭影，一息千里，有若鹅王择乳，岂不以此为粥饭气耶？是特有感于一饭而发，愿诸子持此以饷天下之饿者，非敢言博施也。

己酉中秋前二日，方外德清书于须阳峡之舟中。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大学者，谓此为没量大人之学也。道字，犹方法也。以天下人见的小，都是小人，不得称为大人者，以所学的都是小方法，即如诸子百家、奇谋异数，不过一曲之见，纵学得成，只成得个小人。若肯反求自己本有心性，一旦了悟，当下便是大人。以所学者大，故曰大学。大学方法不多些子，不用多知多见，只是三件事便了：第一要悟得自己心体，故曰在明明德。其次要使天下人个个都悟得与我一般，大家都不是旧时知见，斩新作一番事业，无人无我，共享太平，故曰在亲民。其次为己为民不可草草半途而止，大家都要做到彻底处，方才罢手，故曰再止于至善。果能学得这三件事，便是大人。

两个明字，要理会得有分晓，且第二个明字乃是光明之明，是指自己心体。第一个明字，有两意：若就明德上说自己功夫，便是悟明之明，谓明德是我本有之性，但一向迷而不知，恰是一个迷人，只说自家没了头，驰求不得，一日忽然省了，当下知得本头自在，原不曾失，人人自性本来光明广大自在，不少丝毫，但自己迷了，都向外面他家屋里讨分晓，件件去学他说话，将谓学得的有用，若一旦悟了自己本性光光明明，一些不欠缺，此便是悟明了自己本有之明德，故曰明明德。悟得明德，立地便是圣人，此就功夫为己分上说。若就亲民分上说，第一个明字，乃是昭明之明，乃晓谕之意，又是揭示之义，如揭日月于中天，即是大明之明。二意都要透彻。

问：如何是至善？

答：自古以来，人人知见只晓得在善恶两条路上走，只管教人改恶迁善，此是旧来知见，有何奇特？殊不知善恶两头乃是外来的对待之法，与我自性本体了不干涉，所以，世人作恶的可改为善，则善人可变为恶，足见善不足恃也。以善不到至处，虽善不善，故学人站立不住，以不是到家去处，非可止之地。以此看来，皆是旧日知见习气耳。今言至善，乃是悟明自性本来无善无恶之真体，只是一段光明，无内无外，无古无今，无人无我，无是无非，所谓独立而不改，此中一点着不得，荡无纤尘。若以善破恶，恶去善存，此犹隔一层，即此一善字，乃是客尘，不是本主，故不是至极可止之地。只须善恶两忘，物我绝迹，无依倚，无明昧，无去来，不动不摇，方为到家时节。到此，在己不见可明之德，在民不见有可新之民，浑然一体，乃是大人境界。无善可名，乃名至善，知此始谓之止。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一节）”

定字，乃指自性本体，寂然不动、湛然常定、不待习而后定者，但学人不达本体本来常定，乃去修习常要去定，只管将平生所习知见，在善恶两头、生灭心上求定，如猢狲入布袋、水上按葫芦，似此求定，穷年也不得定，何以故？病在用生灭心、存善恶见、不达本体，专与妄想打交滚，所谓认贼为子，大不知止耳，苟能了达本体？当下寂然，此是自性定，不是强求得的定。只如六祖大师，开示学人用心云：不思善，不思恶，如何是上座本来面目？学人当下一刀两段，立地便见自性，狂心顿歇，此后再不别求，始悟自家一向原不曾动，此便是知止而后有定的样子。又云：汝但善恶都莫思量，自然得见心体，此便是知止的样子。所以学人贵要知止，知止自然定。

静字与定字不同，定是自性定体，此静乃是对外面扰扰不静说，与定体远甚。何也，以学人一向妄想纷飞，心中不得暂息，只管在知见上强勉遏捺，将心主静，不知求静愈切，而乱想益炽，必不能静。何以故？盖为将心觅心，转觅转远。如何得一念休歇耶？以从外求入，如人叫门不开，翻与守门人作闹，闹到卒底，若真主人不见面，毕竟打闹不得休息。若得主人从中动开重门，则守门者亦疾走无影，而求入者真见主人，则求见之心亦歇灭无有矣。此谓狂心歇处为静耳。若不真见本体，到底决不能静，故曰定而后能静。

安字，乃是安稳平贴之义，又如安命之安，谓自足而不求馀也，因一向求静不得，杂念纷纷，驰求不息，此心再无一念之安，而今既悟本体，驰求心歇，自性具足，无欠无余，安安贴贴，快活自在，此等安闲快活，乃是狂心歇处而得，故曰静而后能安。

虑字，不是妄想思虑之虑，亦不是忧虑之虑，乃是不虑之虑，故曰，易无思也。无虑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又曰百虑而一致，又曰不虑而遍，正是者个虑字，谓未悟时专在思虑妄想上求，即一件事，千思万虑，到底没用，也虑不到，多思多虑，于心转见不安，今既悟明此心安然自在，举心动念，圆满洞达，天下事物了然目前，此等境界不是聪明知见算计得的，乃是自心本体光明照耀，自然具足的，故曰安而后能虑。

得字，不是得失之得，乃是不渗漏之义，圣人泛应曲当。群情毕照，一毫不谬，彻见底原，一一中节，故谓之得，非是有所得也。初未明明德时，专用妄想思虑，计较筹度，纵是也不得，何以故？非真实故。今以自性光明齐观并照，群情异态，通归一理，故能曲成而不遗，此非有所得，盖以不虑之虑、无得之得，故曰虑而后能得。言非偶尔合节，特由虑而合故。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一节）”

此释上本末先后之序，以验明明德亲民之实效也。就成己工夫上说，则以明明德为本，亲民为末，盖从根本说到枝末上去。今就成物上说，故从枝末说到根本处来。以前从一心知止上做到虑而能得，到此则天下事物皆归我方寸矣。今欲要以我既悟之明德，以揭示天下之人，愿使人人共悟，盖欲字即是愿力，谓我今既悟此明德之性，此性乃天下人均赋共禀者，岂忍自知而弃人哉，故我愿揭示与天下之人，使其同悟同证，但恐负此愿者，近于迂阔，难取速效，且天下至广，岂可一蹴而遍，故始从一国做将去。所谓知远之近，若一国见效，则天下易化矣。昔尧都平阳，舜宅百揆，汤七十里，文王百里，皆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之君也，孰不从愿力来。故曰，欲，愿力也。

身为天下国家之木，经文向后，总归结在修身上，可见修身是要紧的事。而此一件事最难理会，岂是将者血肉之躯束敛得谨慎端庄？如童子见先生时，即此就可治国乎？岂是身上件件做得模样好看，如戏场上子弟相似，即此可以平天下乎？故修身全在心上功夫说。只如颜子问仁，孔子告以克己复礼为仁，此正是真正修身的样子。随告之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此便是真正治国平天下的实事。若不信此段克己是修身实事，如何颜子请问其目，孔子便告之以四勿乎？且四勿皆修身之事也。克己乃心地为仁的功夫也，克己为仁即明明德也，天下归仁即新民也。为仁由己，此乃真己，即至善之地。故颜子隳聪明黜肢体，心斋坐忘，皆由己之实效，至善之地也。夫人之一身作障碍者，见闻觉知而已，所谓视听言动，皆古今天下人人旧有之知见，为仁须是把旧日的知见一切尽要铲去，重新别做一番生涯始得，不是夹带着旧日的宿习之见可得而入，以旧日的见闻觉知都是非礼，杂乱颠倒，一毫用不着，故剜心摘胆，拈出个勿字。勿是禁令驱逐之词，谓只将旧日的视听言动尽行屏绝，全不许再犯，再犯即为贼矣。此最严禁之令也。颜子一闻当下便领会，遂将聪明隳了，将肢体黜了，一切屏去，单单坐，坐而忘，忘到无可忘处，翻身跳将起来，一切见闻觉知全不似旧时的人，乃是从新自己别修造出一个人身来一般。如此岂不是新人耶？自己既新，就推此新以化民，而民无不感化而新之者，此谓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正修身之效也。不如此，何以修身为治国平天下之本耶？

心乃本体，为主；意乃妄想思虑，属客；此心意之辨也。今要心正，须先将意根下一切思虑妄想一齐斩断，如斩乱丝。一念不生，则心体纯一无妄，故谓之诚。盖心邪由意不诚，今意地无妄，则心自正矣，故曰，欲正其心，先诚其意。

知与意，又真妄之辨也，意属妄想，知属真知，真知，即本体之明德，一向被妄想障蔽，不得透露，故真知暗昧受屈，而妄想专权，譬如权奸挟天子以令诸侯，如今要斩奸邪，必请上方之剑，非真命不足以破僭窃。故曰，欲诚其意，先致其知。知乃真主，一向昏迷不觉，今言致者，犹达也，譬如忠臣志欲除奸，不敢自用，必先致奸邪之状，达于其主，使其醒悟，故谓之致。若真主一悟，则奸邪自不容其作祟矣。故曰，欲诚其意，先致其知。

物即外物，一向与我作对者，乃见闻知觉视听言动所取之境。知即真知，乃自体本明之智光，此一知字是迷悟之原，以迷则变真知为妄想。故意不诚，不诚故不明，外取真境为可欲，故物不化，不化故为碍。是则此一知字，为内外心境真妄迷悟之根宗。古人云：知之一字，众妙之门、众祸之门是也。今拨乱反正，必内仗真知之力以破妄想，外用真知之照以触妄境。格即禹格三苗之格，谓我以至诚感通，彼即化而归我，所谓至诚贯金石、感豚鱼，格也。且知有真妄不同，故用亦异。而格亦有二，以妄知用妄想，故物与我相扞格，此格为斗格之格，如云与接为构、日与心斗是也。以真知用至诚，故物与我相感通，此格乃感格之格，如云格其非心是也。且如驴鸣蛙噪窗前草，皆声色之境，与我作对为扞格，而宋儒有闻驴鸣蛙噪、见窗前草而悟者，声色一也。向之与我扞格者，今则化为我心之妙境矣。物化为知，与我为一，其为感格之格，复何疑？

问：真知无物可对，如何感格于物？

答：真知其实内外洞然，无物可对而感物之理，最难措口。易曰：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寂然不动，知体也，天下之故，外物也，感而遂通，格物也。感通云者，不是真知钻到物里去，以真知荡然，无物当前故也。真妄心境不容两立，外物如黑暗，真知如白日，若白日一升，群暗顿灭。殆约消化处说感通耳。以暗感明，则明成暗，今以明感暗，则暗自谢而明独立，故虽感而本不相到，而重在明也。物体本虚，以妄取着，故作障碍。今以真知独照，则解处洞然，无物可当情矣。以寂然不动之真知，达本来无物之幻物，斯则知不待感而自照，物不待通而自融，两不相解，微矣微矣。故学人独贵在真知，真知一立，则明德自明，元无一毫造作。大学功夫，所以言明、言知，而修齐治平，皆是物也。

问：始纲领说明德、亲民、止至善，分明是三件事，今条目上只说明明德于天下，终归到致知格物上，若一件事，是何意？

答：圣人此意最妙，千古无人会得此中八件事，单单只重在一个知字。此知字即明德，乃本体也。前云第一个明字，有二意：吾向所解致知格物，乃用前悟明一意，工夫已在知止中。止字即寂然不动之知体，知止知字，即第一个明字乃工夫，此一段已知致至极处，知体既极，则诚意、正心、修身之能事毕矣。如此则明德与新民，分明两事，今欲明明德于天下，乃用第二揭示昭明之意。则致知格物，亦可就新民上说。且知止而后有定，是已立，谓知所止，则自己脚跟已立定矣；虑而后能得，是已达，谓已于一切事物通达而不遗，目前无一毫障碍，则法法皆真，岂非已达耶？其所以立、所以达，皆仗真知之力也。故今作新民的工夫，就将我已悟之真知，致达于万物之中，万物既蒙我真知一照，则如红炉点雪、烈日消霜，不期化而自化矣。故云，致知在格物。物自化，故谓之格。彼物既格，则我之明德自然照明于天下，民不期新而自新矣，所谓立人达人也。如此则明德、新民只是一事，三纲领者，一而三、三而一也。故此八事，只了明明德于天下一句，且从家国而后及天下者，知远之近也，明甚。

问：如何格物，就能平得天下？

答：且道所格之物是何物，即天地万物，尽在里许。岂除了天地万物外，别寻个物来格耶？若格物平不得天下，如何孔子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且道天下又是何物？归仁毕竟归向何处？参参。

问：致知格物与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如何消会？

答：克己即致知，复礼即格物，天下归仁即物格。

问：学人不会。

答：己是物，克是致知，复礼则己化，化己岂非格物耶？天下归仁，何等太平气象，是谓物格。

问：正心致知，何辨？

答：正心乃四勿，先将视听言动绝其非礼，但可修身正己，不能化物。若致知专在格物，则远人，其功最大，所以，大学重在致知。

问：格物物格先后之旨？

答：前八事着先字，总归重在末后致知上，此时说工夫。今从物格说至平天下，着后字，亦是提起知字，要显向后七事，都是知字的效验耳。学人要在此知字上着眼。前云：致知格物市感物以达其知，此格字是感格之格，今言物格而后知至者，是藉物以验知体，意谓彼物，但有一毫不消化处，便是知不到至极处，必欲物消化尽了，才极得此真知。如此则物格之格，乃来格之格，所谓神之格思的格字，正是天下归仁之意。物都来格，方是知之效验，所以，格物、物格，学人须要讨分晓，若物都来格了，则一路格去，直到天下太平方才罢手。圣人旨意了然明白，只是要真实工夫做出，乃见下落。

问：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既云只一知字，如何归到修身上？

答：不从修身上做起，不道向虚空里做，所以，圣人分明示汝，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以己即己身，乃是我最亲之一物，比外物不同，克己乃是我致知，先致在己身一物上，若将自己此物格了，然后格天地万物，何难之有？故通以修身为本。

问：格有三义，谓扞格、感格、来格？

答：三义通由一人而发也。请以喻明，昔杞梁之妻善哭，夫死哭之，初哭则里人恶其声、厌其人，故闻其哭则掩耳，见其人则闭目，以其哭异乎人之哭也，其妻亦不以里人厌恶而不哭，哭之既久，里人不觉而哀痛之，亦哭，哭则忘其厌恶也，厌恶忘，则转而怜之矣，其妻亦不以里人怜己而不哭，终哭之不休，久则通里人人皆善哭矣，人人皆善哭，则忘其哀痛，而不见若人之为哭者，人人善哭，哭久则通里以成俗，俗成则人人皆谓自能哭矣。人人自能哭，则视杞梁之妻犹夫人矣，不异己而与之周旋密迩，则无不忘也。且杞梁之妻之哭，非哭其夫也，哭其天也。天乃终身所依赖者，失则不容不哭也，恸则终天之恨也。以知天不容己，故哭亦不已，奚以人厌恶而已耶？藉使通里之人日日而询之，哭更哀也。殆非有意欲人怜己也，岂询而能止之？即白刃在前、鼎镬在后，威而止之不能也。何耶？以此天外无可哭者矣。初哭而人恶之者，以哭之痛特异于人也，扞格也；哭久而人人皆痛者，以哭之痛，切于人心，故人人皆自痛，非痛杞也，感格也；盖久而通里善哭以成俗，则不知哭痛自杞出，抑视梁妻直类己焉耳，斯则来格也。此言虽小，可以喻大。

此憨山大师所著大学纲领决疑也。大师居曹溪，章逢之士多负笈问道。师现举自身而为说法，今年过吴门举似谦益曰老人游戏笔墨，犹有童心，要非衲衣下事也，子其谓何，益云张子韶少学于龟山，窥见未发之中，及造径山，以格物物格宗旨，言下叩击，顿领微旨。晚宋称气节者，皆首子韶，徭今观之，子韶抗辩经筛，晚谪横浦，执书倚立，双趺隐然，视少年气节，殆如雪泥鸿爪，非有得于径山之深，而能然乎？今之为子韶者，愿力不同，其以世谛而宣正法，则一也。扁鹊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今世尚举子，故大师现举子身而为说法，何谓非衲衣下事乎？子韶尝云：每闻径山老人所举因缘，如千万门户一踏而开，今之举子能作如是观，大师金刚眼睛一一从笔头点出矣。

万历丁巳四月虞山幅巾弟子钱谦益焚香敬题。

曾子言行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

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以上出自《论语》）

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大学》）

曾子耘瓜，误斩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击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顷，乃苏，欣然而起，进于曾皙曰：向也得罪于大人，大人用力教参，得无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皙闻之，知其体康也。孔子闻之而怒，告门弟子曰：参来，勿内。曾参自以为无罪，使人请于孔子。

子曰：汝不闻乎？昔瞽瞍有子曰舜，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尝不在于侧，索而杀之，未尝可得。小棰则待过，大杖则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蒸蒸之孝。今参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既身死而陷父于不义，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杀天子之民，其罪奚若？

曾参闻之，曰：参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谢过。（《孔子家语》养老第十三章）

曾子有疾，召门人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论语泰伯》

曾子养曾皙，必有酒肉。将撤，必请所与。问：有余？必曰：有。曾皙死，曾元养曾子，必有酒肉。将撤，不请所与。问：有余？曰：亡矣。将以复进也？孟轲曰：此所谓养口体者也。若曾子，则可谓养志也。事亲若曾子者可也。（《孟子离娄上》）

子张死，曾子有母之丧，齐衰而往哭之。或曰：齐衰不以吊。曾子曰：吾吊也与哉？（《礼记檀弓下》）

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孟子公孙丑下》

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也，反乎尔者也。《孟子梁惠王下》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曾子曰：同游而不见爱者，我必不仁也；交而不见敬者，吾必不长也；临财而不见信者，吾必不信也。三者在身曷怨人！怨人者穷，怨天者无识。失诸己而反诸人，岂不亦迂哉！《荀子法行》

曾子后母遇之无恩，而供养不衰。及其妻以蒸梨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曾子曰：蒸梨小物尔，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况大事乎？遂出之，终身不再娶。其子元请焉，告其子曰：高宗以后妻杀孝己，尹吉甫以后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尹吉甫，庸知其得免于非乎？《孔子家语》

曾子曰：响不辞声，鉴不辞形，君子正一而万物皆成。夫行非为影也，而影随之；呼非为响也，而响和之。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随之。《说苑》

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贵而佩之：一曰无内疏而外亲。二曰内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患至而后呼天。《韩诗外传》

仲尼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仲尼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

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论语泰伯》

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论语子张》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曰：鸟之将死，必有悲声。君子集大辟，必有须辞。礼有三义，知之乎？对曰：不识也。曾子曰：坐，吾语汝。君子修礼以立志，则贪欲之心不来；君子思礼以修身，则怠惰慢易之节不至；君子修礼以仁义，则忿争暴乱之辞远。君子之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若夫置樽俎，列边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虽勿能，可也。《论语泰伯》

公明宣学于曾子，三年不读书。曾子曰：宣而居参之门，三年不学，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学？宣见夫子之居宫庭，亲在，叱吒之声未尝至于犬马，宣悦之，学而未能。宣见夫子之应宾客，恭俭而不懈惰，宣悦之，学而未能。宣见夫子居朝廷，严临下而不毁伤，宣悦之，学而未能。宣悦此三者，学而未能，安敢不学，而居夫子之门乎？

曾子避席谢之曰：参不及宣，其学而已。《说苑》

昔人有与曾子同姓，亦名参，有人告其母：参杀人。母织如故。有人复来告。如是者三，曾子母乃授杼逾垣而去。曾子之母非不知子不杀人也。言之者众，夫流言之并至，虽真圣不敢自安，况凡人乎？

曾子孝于父母，昏定晨省，调寒温，适轻重，勉之于糜粥之间，行之于衽席之上，而德美重于后世。此二者，修之于内，著之于外，行之于小，显之于大。《荀子》

曾子衣弊以耕，鲁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请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反，复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于人，人则献之，奚为不受？曾子曰：臣闻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骄人。纵子有赐不我骄也，我能勿丧乎！终不受。孔子闻之，曰：参之言足以全其节也。

曾子曰：吾闻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见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见人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争也。闻善必躬亲行之，然后道之，是夫子之能劳也。夫子之能劳也，夫子之不争也，夫子之易事也，吾学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荀子》

凡善之生也，皆学之所由。一室之中，必有主道焉，父母之谓也。故君正则百姓治，父母正则子孙孝慈。是以孔子家儿不知骂，曾子家儿不知怒。所以然者，生而善教也。

公孟子高见颛孙子莫曰：敢问君子之礼何如？颛孙子莫曰：去尔外厉与内荏，去尔色胜而心自取之。去三者而可矣。公孟不知，以告曾子。曾子愀然逡巡曰：大哉言乎！夫外厉者必内折，色胜而心自取之者必役，是故君子德行成而容不知，闻识博而辞不争，知虑微达而能不愚。《荀子》

曾子曰：人而好善，福虽未至，祸其远矣。人而不好善，祸虽未至，福其远矣。

曾子曰：或言予之善，予惟恐其闻。或言予之不善，惟恐过而见予之鄙色焉。故君子服过也，非徒饰其辞而已，诚发乎中心，形乎容貌，其爱之也深，其更之也速，如追兔惟恐不逮，故有进业，无退功。诗曰：相彼脊令，载飞载鸣。我日斯迈，而月斯征。迁善不懈之谓也。夫闻过而不改，谓之丧心。思过而不改，谓之失体。失体丧心之人，祸乱之所及也。《中论》

曾子居卫，緼袍无表，颜色肿哙，手足胼胝，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缨绝，捉衿而肘见，纳屦而踵决。曳屣而歌商颂，声满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故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庄子》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随而泣，其母曰：汝还，顾反为汝杀彘。适市来，曾子欲捕彘杀之，妻止之曰：特与婴儿戏耳。曾子曰：婴儿非与戏也。婴儿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学者也，听父母之教。令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也。《韩非子》

曾子曰：君子行于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其有师者可知也。夫无父而无师者，余若夫何哉！此言事师之犹事父也。曾点使曾参，过期而不至，人皆见曾点曰：无乃畏耶？曾点曰：彼虽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于匡，颜渊后，孔子曰：吾以汝为死矣。颜渊曰：子在，回何敢死？颜回之于孔子也，犹曾参之事父也。古之贤者与，其尊师若此，故师尽智竭道以教。《吕氏春秋》

曾参之养亲也，若事严主烈君。《淮南子》

曾子攀柩车，引车者为之止也。《淮南子》

曾子居曲阜，鸱枭不入城郭。《水经注》

中庸

子思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子曰：“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弗失之矣。”

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

子曰：“素隐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

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馀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尔！”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

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诗》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乐尔妻帑。”子曰：“父母其顺矣乎！”

子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诗》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揜如此夫。”

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子曰：“无忧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绪，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斯礼也，达乎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为大夫，子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为士，子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丧，达乎大夫。三年之丧，达乎天子。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

子曰：“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庙，陈其宗器，设其裳衣，荐其时食。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贵贱也。序事，所以辨贤也。旅酬下为上，所以逮贱也。燕毛，所以序齿也。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

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齐明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所以劝贤也；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恶，所以劝亲亲也；官盛任使，所以劝大臣也；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时使薄敛，所以劝百姓也；日省月试，既廪称事，所以劝百工也；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

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

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徵；徵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天地之道，可壹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鼋鼍、蛟龙、鱼鳖生焉，货财殖焉。《诗》曰：“惟天之命，于穆不已！”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纯亦不已。

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然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

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徵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过矣乎！上焉者虽善无徵，无徵不信，不信民弗从；下焉者虽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从。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徵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远之则有望，近之则不厌。《诗》曰：“在彼无恶，在此无射。庶几夙夜，以永终誉！”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誉于天下者也。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这所以为大也。

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

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诗》曰：“衣锦尚絅。”恶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暗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面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诗》云：“潜虽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诗》云：“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诗》曰：“奏假无言，时靡有争。”是故君子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鈇钺。《诗》曰：“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诗》云：“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子曰：“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诗》曰：“德如毛。”毛犹有伦，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

论语节选

学而第一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已者。过则勿惮改。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有子曰：信近於义，言可复也。恭近於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为政第二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子曰：君子不器。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

八佾第三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子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里仁为美

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

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已知，求为可知也。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

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子曰：德不孤，必有邻。

子游曰：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

公冶长第五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

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

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

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

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

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

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子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雍也第六

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子曰：雍之言然。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冉子与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

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馀则日月至焉而已矣。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 ，亦可以弗畔矣夫！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

子於是日哭，则不歌。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子之所慎：齐战疾。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子不语：怪力乱神。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

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

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已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

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

子曰：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

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

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

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

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人，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

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之，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矣。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

子曰：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

子谓颜渊曰：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

子曰：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巽与之言，能无说乎？绎之为贵。说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已者，过则勿惮改。

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

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

乡党第九

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

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踧踖如也。

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礼，有容色。私觌，愉愉如也。

食不语，寝不言。

虽疏食菜羹，必祭，必齐如也。

席不正，不坐。

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

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

问人于他邦，再拜而送之。

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寝不尸，居不客。

见齐衰者，虽狎，必变。见冕者与瞽者，虽亵，必以貌。

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先进第十一

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

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亦不入于室。

子曰：论笃是与，君子者乎？色庄者乎？

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颜渊第十二

颜渊问仁。子曰：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

司马牛问君子。子问：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子张问明。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胃明也已矣。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远也已矣。

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子路无宿诺。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

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子路第十三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子曰：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

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子曰：刚毅木讷近仁。

宪问第十四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

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

子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

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子曰：君子耻其言之过其行。

子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未之难矣。

子路问君子。子曰：作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卫灵公第十五

在阵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子曰：由！知德者鲜矣。

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

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

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涖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

子曰：当仁，不让于师。

子曰：君子贞而不谅。

子曰：有教无类。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

子曰：辞达而已矣。

季氏第十六

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 ：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阳货第十七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子曰：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

子曰：道听而涂说，德之弃也。

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上者，恶勇而不礼者，恶果敢而窒者。曰：赐也亦有恶乎？恶徼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

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微子第十八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 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 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耨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子张第十九

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

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文。

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

子夏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

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

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抑之。

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尧曰第二十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 之民归心焉。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

孟子节选

孟子序说

　　史记列传曰：“孟轲，驺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鞅，楚魏用吴起，齐用孙子、田忌。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韩子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

　　 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后离散，分处诸侯之国，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远而末益分。惟孟轲师子思，而子思之学出于曾子。自孔子没，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又曰：“扬子云曰：‘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夫杨墨行，正道废。孟子虽贤圣，不得位。空言无施，虽切何补。然赖其言，而今之学者尚知宗孔氏，崇仁义，贵王贱霸而已。其大经大法，皆亡灭而不救，坏烂而不收。所谓存十一于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无孟氏，则皆服左衽而言侏离矣。故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或问于程子曰：“孟子还可谓圣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圣人，然学已到圣处。”

　　 程子又曰：“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又曰：“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

　　 又曰：“孟子性善、养气之论，皆前圣所未发。”

　　 又曰：“学者全要识时。若不识时，不足以言学。颜子陋巷自乐，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时，世既无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又曰：“孟子有些英气。才有英气，便有圭角，英气甚害事。如颜子便浑厚不同，颜子去圣人只豪发间。孟子大贤，亚圣之次也。”或曰：“英气见于甚处？”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见。且如冰与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温润含蓄气象，无许多光耀也。”

　　 杨氏曰：“孟子一书，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养性，收其放心。至论仁、义、礼、智，则以恻隐、善恶、辞让、是非之心为之端。论邪说之害，则曰：‘生于其心，害于其政。’论事君，则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国定’。千变万化，只说从心上来。人能正心，则事无足为者矣。大学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诚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后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欧阳永叔却言‘圣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谓误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尧舜所以为万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谓率性，循天理是也。外边用计用数，假饶立得功业，只是人欲之私。与圣贤作处，天地悬隔。”

孟子

卷一·梁惠王上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後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对曰：“贤者而後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於刃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皆亡。’民欲与之皆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

曰：“臣闻之胡龁曰：王坐於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无异於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於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王说，曰：“《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曰：“有复於王者曰：‘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则王许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独何与？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曰：“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曰：“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於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

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独何与？权，然後知轻重；度，然後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王请度之！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於诸侯，然後快於心与？”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王笑而不言。曰：“为肥甘不足於口与？轻暖不足於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於目与？声音不足听於耳与？便嬖不足使令於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曰：“否。吾不为是也。”曰：“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王曰：“若是其甚与？”曰：“殆有甚焉。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後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後必有灾。”曰：“可得闻与？”

曰：“邹人与楚人战，则王以为孰胜？”曰：“楚人胜。”曰：“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於邹敌楚哉？盖亦反其本矣。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贾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诉於王。其若是，孰能御之？”王曰：“吾惛，不能进於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於罪，然後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卷二·梁惠王下

庄暴见孟子，曰：“暴见於王，王语暴以好乐，暴未有以对也。”曰：“好乐何如？”孟子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他日，见於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犹古之乐也。”曰：“可得闻与？”

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人。”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众。”“臣请为王言乐。今王鼓乐於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於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今王田猎於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於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今王鼓乐於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今王田猎於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

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勾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对曰：“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王曰：“贤者亦有此乐乎？”孟子对曰：“有人不得，则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於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卷三·公孙丑上

曰：“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气。’不得於心，勿求於气，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

“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又曰持其志，无暴其气者，何也？”曰：“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

“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於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於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於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曰：“矢人岂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不伤人，函人唯恐伤人。巫匠亦然。故术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御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人役也。人役而耻为役，由弓人而耻为弓，矢人而耻为矢也。如耻之，莫如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於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於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卷五·滕文公

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

世子自楚反，复见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覸谓齐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公明仪曰：‘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欺我哉？’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犹可以为善国。《书》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

卷七·离娄

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孟子曰：“为政不难，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孟子曰：“不仁者可与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乐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後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故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者，鹯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驱矣。虽欲无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为不畜，终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终身忧辱，以陷於死亡。《诗》云：‘其何能淑，载胥及溺。’此之谓也。”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孟子曰：“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获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获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获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於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於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俭者不夺人。侮夺人之君，惟恐不顺焉，恶得为恭俭？恭俭岂可以声音笑貌为哉？”

孟子曰：“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闻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也。孰不为事？事亲，事之本也。孰不为守？守身，守之本也。曾子养曾晳，必有酒肉。将彻，必请所与。问有馀，必曰：‘有。’曾晳死，曾元养曾子，必有酒肉。将彻，不请所与。问有馀，曰：‘亡矣。’将以复进也。此所谓养口体者也。若曾子，则可谓养志也。事亲若曾子者，可也。”

孟子曰：“人不足与適也，政不足与间也。唯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曰：“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无责耳矣。”孟子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

乐正子从於子敖之齐。乐正子见孟子。孟子曰：“子亦来见我乎？”曰：“先生何为出此言也？”曰：“子来几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则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馆未定。”曰：“子闻之也，舍馆定，然後求见长者乎？”曰：“克有罪。”

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孟子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视天下悦而归己犹草芥也，惟舜为然。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

孟子曰：“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故人乐有贤父兄也。如中也弃不中，才也弃不才，则贤不肖之相去，其间不能以寸。”

孟子曰：“人有不为也，而後可以有为。”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当如後患何？”孟子曰：“仲尼不为已甚者。”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曰：“言无实不祥。不祥之实，蔽贤者当之。”

徐子曰：“仲尼亟称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後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

孟子曰：“人之所以异於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

孟子曰：“禹恶旨酒而好善言。汤执中，立贤无方。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武王不泄迩，不忘远。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可以与，可以无与，与伤惠；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

逢蒙学射於羿，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己，於是杀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

孟子曰：“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於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异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

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於禽兽又何难焉？’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乃若所忧则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於天下，可传於後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则亡矣。非仁无为也，非礼无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则君子不患矣。”

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颜子当乱世，居於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今有同室之人斗者，救之，虽被发缨冠而救之，可也。乡邻有斗者，被发缨冠而往救之，则惑也，虽闭户可也。”

储子曰：“王使人间夫子，果有以异於人乎？”孟子曰：“何以异於人哉？尧、舜与人同耳。”

卷九·万章上

万章问曰：“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何为其号泣也？”孟子曰：“怨慕也。”万章曰：“‘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劳而不怨。’然则舜怨乎？”曰：“长息问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则吾既得闻命矣。号泣于旻天，于父母，则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尔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为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为子职而已矣。父母之不我爱，於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仓廪备，以事舜於畎亩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将胥天下而迁之焉。为不顺於父母，如穷人无所归。天下之士悦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忧；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忧；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忧；贵，人之所欲，贵为天子，而不足以解忧。人悦之、好色、富贵，无足以解忧者，惟顺於父母可以解忧。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不得於君则热中。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见之矣。”

万章曰：“父母使舜完廪，捐阶，瞽瞍焚廪。使浚井，出，从而揜之。象曰：‘谟盖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仓廪，父母。干戈，朕；琴，朕；氐，朕；二嫂，使治朕栖。’象往入舜宫，舜在床琴。象曰：‘郁陶思君尔。’忸怩。舜曰：‘惟兹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识舜不知象之将杀己与？”

曰：“奚而不知也？象忧亦忧，象喜亦喜。”

曰：“然则舜伪喜者与？”

曰：“否；昔者有馈生鱼於郑子产，子产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攸然而逝。’子产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谓子产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彼以爱兄之道来，故诚信而喜之，奚伪焉？”

万章问曰：“象日以杀舜为事。立为天子则放之，何也？”

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万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诛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

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贵之也。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

“敢问或曰放者，何谓也？”

曰：“象不得有为於其国，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故谓之放。岂得暴彼民哉？虽然，欲常常而见之，故源源而来，‘不及贡，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谓也。”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

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於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雲汉》之诗曰：‘周馀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养，养之至也。《诗》曰：‘永言孝思，孝思惟则。’此之谓也。《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是为父不得而子也。”

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

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

“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

曰：“天与之。”

“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

曰：“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

曰：“以行与事示之者，如之何？”

曰：“天子能荐人於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诸侯能荐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与之诸侯。大夫能荐人於诸侯，不能使诸侯与之大夫。昔者，尧荐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

“曰：敢问荐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

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与之，人与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太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

万章问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传於贤而传於子’，有诸？”

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昔者，舜荐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於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後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禹荐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於民久。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继世而有天下，天之所废，必若桀纣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汤以王於天下，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於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复归于亳。周公之不有天下，犹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

万章问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汤’，有诸？”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汤使人以币聘之，嚣嚣然曰：‘我何以汤之聘币为哉？我岂若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哉？’汤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与我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吾岂若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哉？吾岂若於吾身亲见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後知，使先觉觉後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圣人之行不同也，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矣。吾闻其以尧、舜之道要汤，未闻以割烹也。《伊训》曰：‘天诛造攻自牧宫，朕载自亳。’”

卷十一·告子上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於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於东西也。”

孟子曰：“水信无分於东西，无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筭者，不能尽其才者也。《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孟子曰：“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於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与？”

孟子曰：“无或乎王之不智也。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见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为是其智弗若与？曰：非然也。”

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於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恶有甚於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嘑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於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

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曰：“今有无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则不远秦、楚之路，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则知恶之；心不若人，则不知恶，此之谓不知类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养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养之者，岂爱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爱。兼所爱，则兼所养也。无尺寸之肤不爱焉，则无尺寸之肤不养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岂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今有场师，舍其梧槚，养其樲棘，则为贱场师焉。养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则为狼疾人也。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失大也。饮食之人无有失也，则口腹岂適为尺寸之肤哉？”

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曰：“钧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

孟子曰：“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於己者，弗思耳矣。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诗》云：‘既醉以酒，既饱以德。’言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今闻广誉施於身，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

孟子曰：“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不熄，则谓之水不胜火。此又与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终必亡而已矣。”

孟子曰：“五穀者，种之美者也。苟为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学者亦必志於彀。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

卷十二·告子下

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

孟子曰：“然。”

“交闻文王十尺，汤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长，食粟而已，如何则可？”

曰：“奚有於是？亦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胜一匹雏，则为无力人矣。今曰举百钧，则为有力人矣。然则举乌获之任，是亦为乌获而已矣。夫人岂以不胜为患哉？弗为耳。徐行後长者谓之弟，疾行先长者谓之不弟。夫徐行者，岂人所不能哉？所不为也。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曰：“交得见於邹君，可以假馆，愿留而受业於门。”曰：“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求耳。子归而求之，有馀师。”

孟子曰：“舜发於畎亩之中，傅说举於版筑之间，胶鬲举於鱼盐之中，管夷吾举於士，孙叔敖举於海，百里奚举於市。故天将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虑，而後作。征於色，发於声，而後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後知生於忧患而死於安乐也。”

卷十三·尽心上

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孟子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孟子曰：“万物皆备於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

孟子曰：“耻之於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

孟子谓宋句践曰：“子好游乎？吾语子游。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曰：“何如斯可以嚣嚣矣？”曰：“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见於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

孟子曰：“附之以韩、魏之家，如其自视欿然，则过人远矣。”

孟子曰：“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於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孟子曰：“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

孟子曰：“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孟子曰：“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

孟子曰：“广土众民，君子欲之，所乐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然，见於面，盎於背，施於四体，四体不言而喻。”

孟子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观於海者难为水，游於圣人之门者难为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达。”

孟子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

孟子曰：“饥者甘食，渴者甘饮，是未得饮食之正也，饥渴害之也。岂惟口腹有饥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无以饥渴之害为心害，则不及人不为忧矣。”

孟子曰：“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

公孙丑曰：“《诗》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　然，乐而忘天下。”

孟子自范之齐，望见齐王之子，喟然叹曰：“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夫非尽人之子与？”

孟子曰：“王子宫室、车马、衣服多与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广居者乎？鲁君之宋，呼於垤泽之门。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声之似我君也？’此无他，居相似也。”

孟子曰：“食而弗爱，豕交之也；爱而不敬，兽畜之也。恭敬者，币之未将者也。恭敬而无实，君子不可虚拘。”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後可以践形。”

公孙丑曰：“道则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为可几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门也，若在所礼。而不答，何也？”孟子曰：“挟贵而问，挟贤而问，挟长而问，挟有勋劳而问，挟故而问，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无所不已。於所厚者薄，无所不薄也。其进锐者，其退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爱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孟子曰：“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尧、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务也；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不能三年之丧，而緦、小功之察；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是之谓不知务。”

卷十四·尽心下

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孟子曰：“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

孟子曰：“舜之饭糗茹草也，若将终身焉。及其为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让千乘之国，苟非其人，箪食豆羹见於色。”

孟子曰：“不信仁贤，则国空虚；无礼义，则上下乱；无政事，则财用不足。”孟子曰：“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时，然而旱乾水溢，则变置社稷。”

孟子曰：“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非圣人而能若是乎？而况於亲炙之者乎？”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孟子曰：“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孟子谓高子曰：“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孟子之滕，馆於上宫。有业屦於牖上，馆人求之弗得。或问之曰：“若是乎从者之廋也？”曰：“子以是为窃屦来与？”曰：“殆非也。夫子之设科也，往者不追，来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达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於其所为，义也。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穿逾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受尔汝之实，无所往而不为义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逾之类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轻。”

孟子曰：“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动容周旋中礼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为生者也。经德不回，非以干禄也。言语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孟子曰：“养心莫善於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

曾皙嗜羊枣，而曾子不忍食羊枣。公孙丑问曰：“脍炙与羊枣孰美？”孟子曰：“脍炙哉！”公孙丑曰：“然则曾子何为食脍炙而不食羊枣？”曰：“脍炙所同也，羊枣所独也。讳名不讳姓，姓所同也，名所独也。”

周易象传节选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云雷，屯；君子以经纶。

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

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

天地不交，否；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

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

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

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

泽中有雷，随；君子以向晦入宴息。

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山下有雷，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

泽灭木，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

水洊至，习坎；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

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

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天下有山，遁；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

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弗履。

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

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

风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上火下泽，睽；君子以同而异。

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

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

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

泽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

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

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德善俗。

泽中有雷，归妹；君子以永终知敝。

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

火在水上，未济；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周易系辞传节选

一：《系辞上》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

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

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懮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

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变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补过也。

是故，列贵贱者存乎位。齐小大者，存乎卦。辩吉凶者，存乎辞。懮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辞有险易。辞也者，各指其所之。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懮。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为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

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

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

同人，先号啕而后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错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术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劳谦君子，有终吉。子曰：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语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礼言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亢龙有悔，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不出户庭，无咎。子曰：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

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圣人以此齐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

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

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

易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子曰：佑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

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周易系辞传下

易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

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灭耳凶。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仟重，鲜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

子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

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

子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易曰：不远复，无祇悔，元吉。

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谦，尊而光；复，小而辨于物；恒，杂而不厌；损，先难而后易；益，长裕而不设；困，穷而通；井，居其所而迁，巽，称而隐。

履以和行，谦以制礼，复以自知，恒以一德，损以远害，益以兴利，困以寡怨，井以辩义，巽以行权。

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

德育故事

愚公移山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

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始龀，跳往助之。寒暑易节，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长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

河曲智叟亡以应。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

夷齐采薇

伯夷 为商末孤竹君之长子，姓墨胎氏。初，孤竹君欲以次子叔齐为继承人，及父卒，叔齐让位于伯夷。伯夷以为逆父命，遂逃之，而叔齐亦不肯立，亦逃之。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尽往归焉。及至，正值西伯卒，武王兴兵伐纣，二人叩马而谏，说：“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

武王手下欲动武，被姜太公制止，说：“此义人也”，扶而去之。后来武王克商后，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逃隐于首阳山，采集野菜而食之，及饿将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

伯夷颂

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国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于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昭乎日月不足为明，乌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也！当殷之亡、周之兴，微子贤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圣也，从天下之贤士与天下之诸侯而往攻之：未尝闻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齐者，乃独以为不可。殷既灭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独耻食其粟，饿死而不顾。由是而言，夫岂有求而为哉？信道笃而自知明也。

今世之所谓士者：一凡人誉之，则自以为有余；一凡人沮之，则自以为不足。彼独非圣人，而自是如此。夫圣人乃万世之标准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虽然，微二子，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矣。

大禹治水

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

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於沟淢。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暐。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馀相给，以均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

虞舜耕田

虞舜大孝。竭力于田。象鸟相助。孝感动天。

虞舜、姓姚名重华。父瞽瞍顽。母握登贤而早丧。后母嚚。弟象傲。常谋害舜。舜孺慕号泣。如穷人之无所归。负罪引慝。孝感动天。尝耕于历山。象为之耕。鸟为之耘。帝尧闻之。妻以二女。历试诸艰。天下大治。因禅焉。

大舜心中。只有父母。故不知其他。只求可得父母之欢心。故始终不见父母不是处。人伦之变。至舜而极。然能尽爱敬之诚。则至顽如瞍。尚能底豫允若。况顽不如瞍者乎。

闵损芦衣

孝哉闵子。衣芦御车。感父救母。千古令誉。

周闵损、字子骞。早丧母。父娶后妻。生二子。母恶损。所生子衣绵絮。而衣损以芦花。父令损御车。体寒失靷。父察知之。欲逐后妻。损启父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父善其言而止。母亦感悔。视损如己子。

李文耕谓闵子留母之语。凄然蔼然。从肺腑中酝酿而出。虽使铁石人闻之。亦为恻恻心动。何其天性之厚且纯也。卒之全母全弟全父。一家太和之气。直从孝子一念恳恻中转回。为子者其三复之。

曾参养志

曾子养志。请与有余。母啮其指。负薪归庐。

周曾参、字子舆。善养父志。每食。必有酒肉。将彻。必请所与。父嗜羊枣。既没。参不忍食。采薪山中。家有客至。母无措。啮指以悟之。参忽心痛。负薪归。妻为母蒸梨。不熟。出之。过胜母。避其名。不入。学于孔子。而传孝经。

李文耕谓凡为父母。未有不望其子之成立。成立于功名者小。成立于道德者大。为子者欲学曾子之养志。必学曾子之志于道。悟彻一贯。三省其身。不然。虽多备酒肉。曲承欢笑。异于徒养口腹几何。

老莱斑衣

老莱七十。戏彩娱亲。作婴儿状。烂漫天真。

周老莱子、姓莱。佚其名。楚人。至孝。奉二亲极其甘脆。行年七十。言不称老。尝着五彩斑斓之衣。为婴儿状。戏舞于亲侧。并在双亲前弄雏。欲亲之喜。又尝取水上堂。诈跌卧地。作婴儿啼。以娱亲意。

李文耕曰。恒言不称老一语。记礼者原自体贴入微。得莱子之斑衣弄雏。乃发挥尽致矣。以舜之孺慕。参之养志。合为一人。其真爱流溢处。令人神往不尽。

汉文尝药

汉孝文帝。母病在床。三载侍疾。汤药亲尝。

汉文帝、姓刘、名恒。高祖第三子也。初封于外为代王。生母薄太后。帝朝夕奉养无倦怠。太后病三年之久。帝侍疾。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所用汤药。必先亲尝之而后进。仁孝之名。闻于天下。

王应照谓三年之病久矣。而帝之所以小心侍奉者。历三年如一日。仁孝至矣。夫太后役使满前。文帝贵为天子。以天下养。犹必躬尽子职。况平人父母。非子媳谁为服事乎。事亲之道。自尽其心而已。

蔡顺拾椹

蔡顺丧父。世乱岁荒。拾椹奉母。赤黑分筐。

汉蔡顺、少孤。事母孝。遭王莽乱。拾桑椹。盛以异器。赤眉贼问其故。顺曰。黑者奉母。赤者自食。贼悯之。赠牛米不受。母丧。未及葬。里中灾。火逼其舍。顺抱柩号哭。火遂越烧他室。母生平畏雷。每雷震。顺必圜冢泣呼。

姜书鉴曰。人子于丁艰之际。躬当大事。处常且难。不幸遇卒变。惟有出万死一生之计耳。君仲母柩逼于火。抱而号哭。辟患不为。非天性激发乎。至諴感神。火越他宅。所全者大。拾椹犹其余事耳。

姜诗出妇

姜诗夫妻。孝奉甘旨。舍侧涌泉。日跃双鲤。

汉姜诗事母孝。妻庞氏尤孝。母嗜鱼脍。又好饮江水。去舍六七里。妻往汲之。值风归迟。母渴。诗责遣之。妻寄止邻舍。纺绩市珍羞。使邻母往遗。久之。姑遂召还。舍侧忽涌泉。味如江水。每日跃出双鲤。取以供膳。

子之孝。不如率妇以为孝。妇能养者也。故堂前得一孝妇。胜得一孝子。范书录诗妻。旨深哉。其言赤眉贼经诗里。弛兵而过。曰、惊大孝不祥。遗以米与肉。受而埋之。诗亦卓行君子也。泉鱼之瑞、宜矣。

黄香温凊

黄香九岁。母丧父存。温衾扇枕。奉侍晨昏。

汉黄香、字文强。江夏人。年九岁丧母。哀毁逾礼。乡人称其孝。家贫。躬执勤苦。事父尽孝。夏天暑热。扇凉其枕簟。冬日寒冷。以身温其被席。父疾。侍奉尤极其诚。太守刘护表而异之。后举孝廉。官至尚书令。

王应照谓九龄幼童耳。以常情论。则扇枕温衾诸事。犹是父母爱子之所为。若子于父母。焉知此哉。卓哉文强。既知思母。又能孝父。九龄人能恪供子职。凡老大而不知孝。与孝而不尽力者。胥愧死矣。

泰伯采药

泰伯让国。由顺其亲。之荆采药。被发文身。

殷，泰伯，周太王长子。弟季厉，生子昌。有圣瑞。太王有传位季厉以及昌之意。泰伯知父意，即与弟仲雍相约，因父病，以采药为名，逃之荆蛮，被发文身，示不可用。孔子以至德表之。

李文耕谓泰伯之逃，遵朱注以让商为定论。然即其默窥太王爱季及昌之意，率仲弟飘然远去，使王季自然得位。而太王亦无立爱之嫌。其曲全于父子兄弟间者，浑然无迹，非至德其孰能之。

姜肱大被

姜肱大被。旷世所稀。不言遇掠。盗悔还衣。

汉姜肱，字伯淮。与二弟仲海、季江，友爱天至。虽各娶，不忍别寝。作大被同眠。尝偕诣郡，夜遇盗，欲杀之。兄弟争死，贼两释焉。但掠衣资。至郡，见肱无衣，问其故。肱托以他词，终不言。盗闻感悔，诣肱叩谢，还所掠物。

李文耕曰：人伦有五，惟兄弟之日长。父之生子，夫之娶妻，早者皆以二十年为率。惟兄弟相聚，自幼至老，多者至七八十年之久。若恩意沃洽，猜忌不生，其乐岂有涯哉！姜氏兄弟，乃真知此味矣。

仲淹义田

宋范仲淹。千亩义田。以济群族。衣食赖焉。

宋范仲淹、平生好施与。择其亲而贫。疏而贤者。咸施之。方贵显时。置负郭常稔之田千亩。号曰义田。以养济群族之人。日有食。岁有衣。嫁娶丧葬皆有赡。择族之长而贤者主其计。而时其出纳焉。

公少孤贫。以天下为己任。尝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每感激论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为政仁厚。所至有恩。民皆画像立生祠。义田之置。只以赡族。然已无人能及。

牛弘不问

牛弘之弟。酗酒杀牛。其妻往诉。不问不尤。

隋牛弘，本姓寮。父允，为后魏侍中。赐姓牛。弘好学博问。官居吏部尚书。其弟弼尝酗酒，射杀弘驾车牛。妻告曰：叔射杀牛。弘不以为意。但答曰：作脯。妻又曰，叔射杀牛大是异事。弘答曰：已知。色自若，读书不辍。

李文耕曰，兄弟之嫌，多起于妇人。然妇虽善间，无可间之。骨肉如牛弘闻弟杀牛， 而第曰：作脯。妻复言之，仅答曰：已知。若欲再言，则已读书去矣。饶舌妇其奈之何哉。

苏武牧羊

苏武牧羊。啮雪餐旃。牧羝海上。一十九年。

原文

汉苏武，持节送匈奴使归。单于欲降之。武引刀自刺，气绝。半日始息。幽置大窑中。武啮雪与旃毛，咽之。旋徙。武北海上无人处，使牧羝。羝乳乃得归，武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居十九年，得还。宣帝赐爵关内侯。

许止净谓苏公之忠义，真千古无两者。试思居北海上，冰天雪窑中。人身必需之衣食住三字，一无所有。而积年既久，依然无恙，岂非忠义格天，有鬼神呵护耶？亦其心中浩然之气，有以致之耳。

关公秉烛

关公大义。二嫂同居。秉烛达旦。终夜观书。

汉关羽、字云长。先主寝与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曹操东征拔下邳。擒羽。使张辽说降。羽表三约。时甘糜二夫人为操所获。使羽与夫人共居一室。羽秉烛达旦。

关公大义参天。古今无两。浩然之气。至大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卒以扶汉安刘。三分鼎足。先主视如兄弟。而义之所在。侍立追随。不避艰险如此。蠢尔曹瞒。岂容污以不义耶。秉烛达旦。犹其余事耳。

羊左二鬼战荆轲

春秋时期，燕国有两个人，一个叫羊角哀，一个叫左伯桃。他们二人不仅是好朋友，而且都是品德高尚、满腹才华的人。二人听说楚庄王是一个明君，便一同到楚国去寻找施展自己才干的机会，以解救人民于水火之中。

不料，在路途中遇到暴风雪，二人陷于茫茫荒原。寒冷、饥饿使左伯桃病倒了，羊角哀说：“要死就死在一块儿，我扶你走吧！”两天后，羊角哀也精疲力竭了，好不容易才把左伯桃扶到一棵两人合抱的空心树下，暂避风雨。左伯桃气喘吁吁地说：“兄弟，荒原千里，风雪无边，与其两人冻饿而死，不如保全一个。”羊角哀说：“你放心，我背也要把你背到楚国去。”左伯桃举起双手，搭在羊角哀的双肩上深情地说：“你的心意我领了，救民于水火之中是我俩的共同理想，无论这个理想是咱俩共同实现，还是你一个人去实现，都算达到目的了。”两人真诚相让，最后还是左伯桃说服了羊角哀。

羊角哀马不停蹄赶到楚国见到楚王后，立即带人回到荒原，这时左伯桃已冻死在空树洞里。羊角哀挑了个风水好的地方埋葬了左伯桃。不久，左伯桃托梦于羊角哀，说自己的埋骨之处离荆轲之坟不远，总受荆轲欺辱。羊角哀醒来之后，便自刎于左伯桃墓前。羊角哀吩咐家人将他与左伯桃合葬在一起，赴阴间共战荆轲，于是便留下了“二鬼战荆轲”这千古传颂的动人故事。

情同朱张

后汉时，有一个人叫朱晖，他读太学期间，结识了朝廷重臣张堪，两人相谈甚为投机。张堪对朱晖的才学和人品非常赏识，又恰好是同乡，便有意提携他，被朱晖婉言谢绝了。但张堪一心把他当作知己，推心置腹地对朱晖说：“你真是一个自持的人，值得信赖，我愿把身家与妻儿托付给你。”面对张堪把他当作生死之交的话语，朱晖心里非常感动，却碍于张堪的身份，没有表露同样的心迹。

朱、张二人自此次相见后，再没有碰面。后来，张堪死了，他为官清廉，没留下多少财产，其家人的生活顿时变得窘迫起来。朱晖知道后，便亲自前去探视，全力接济张堪的家人。

朱晖的儿子对此十分不解，问：“我们以前没有听说过你与张堪有什么深交，你为什么如此厚待他的家人？”

朱晖回答说：“张堪生前，曾对我有知己相托之言，我嘴上虽然未置可否，但心中已经答应了。”

儿子更是纳闷：“既然你们互为知己，为何常年不见往来？”

朱晖答道：“当初他身居高位，并不需要我的帮助。如今他离去了，家人生活得很不好，才需要我这个朋友出面帮忙呀。”

朱晖后来官至尚书令，却从来不炫耀自己。他背地里常常告诫儿子说：“你不一定要学我如何做官，但务必要学我如何做人。”

这便是中国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典故的来历——情同朱张。这个故事和很多其他故事一样，足以说明我们传统的中国人是如何看重一个“信”字。这里并没有合同，没有文书，甚至没有一句公开说出口的承诺，然而朱晖却这么去做了。做人能够真正做到一诺千金，不计得失，世所少有。朋友去世之后，能主动出手相助其家人，这种深厚而纯真的情谊，实在难得。

伯牙子期

春秋时期，有个叫俞伯牙的人，精通音律，琴艺高超，是当时著名的琴师。俞伯牙从小非常聪明，天赋极高，非常喜欢音乐。他拜当时很有名气的琴师成连为师，学习了三年，琴艺大长，成了当地很有名气的琴师。后来，俞伯牙创作了一首琴曲《水仙操》，但真正能听懂这首曲子的人却不多，他一直想寻觅自己的知音。

有一年，俞伯牙奉晋王之命出使楚国。八月十五中秋那天，他乘船来到了汉阳江口，遇风浪停泊在一座小山下。晚上，风浪渐渐平息了下来，云开月出，景色十分迷人。望着空中的一轮明月，俞伯牙琴兴大发，拿出随身带来的瑶琴，专心致志地弹了起来。

他弹了一曲又一曲，正当他完全沉醉在优美的琴声中的时候，猛然看到一个人在岸边一动不动地站着。俞伯牙吃了一惊，手下用力，“啪”的一声，琴弦被拨断了一根。俞伯牙正在猜测岸边的人为何而来，就听到那个人大声地对他说：“先生，您不要疑心，我是个打柴的，回家晚了，走到这里听到您在弹琴，觉得琴声绝妙，不由得站在这里听了起来。”俞伯牙心想：一个樵夫，怎么会听懂我的琴声呢？于是就问：“你既然懂得琴声，那就请你说说看，我弹的是一首什么曲子？”听了俞伯牙的问话，那打柴的人笑着回答：“先生，我叫钟子期。您刚才弹的是孔子赞叹弟子颜回的曲谱，只可惜您弹到第四句的时候，琴弦断了。”打柴人的回答一点不错，俞伯牙不禁大喜，忙邀请他上船来细谈。那打柴人看到俞伯牙弹的琴，便说：“这是瑶琴，相传是伏羲氏造的。”接着他又把这瑶琴的来历说了出来。听了打柴人的这番讲述，俞伯牙心中不由得暗暗佩服。接着俞伯牙又为打柴人弹曲，请他辨识其中之意。此时的情景，如《列子·汤问》中所载：“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俩人越谈越投机，相见恨晚，遂结拜为兄弟，约定来年中秋再到这里相会。

第二年中秋，俞伯牙如约来到了汉阳江口，却迟迟不见钟子期前来赴约。于是他便弹起琴来召唤这位知音，可是又过了好久，还是不见人来。第二天，俞伯牙向一位老人打听钟子期的下落，老人告诉他，钟子期已不幸染病去世了。临终前，他留下遗言，要把坟墓修在江边，到八月十五时，好听俞伯牙的琴声。

听了老人的话，俞伯牙万分悲痛，他来到钟子期的坟前，凄楚地弹起了古曲《高山流水》。弹罢，他挑断了琴弦，长叹了一声，把心爱的瑶琴在青石上摔了个粉碎。他悲伤地说：“我唯一的知音已不在人世了，这琴还弹给谁听呢？”

两位千古知音的友谊感动了后人，人们在他们相遇的地方筑起了一座古琴台。直至今天，人们还常用“知音”来形容朋友之间的情谊。

冯谖市义

在战国时期，齐国公子孟尝君有一个门客叫冯谖。有一次，孟尝君派冯谖去封地薛城收债。冯谖向孟尝君辞行，并请示说：“收完债，您需要买些什么东西吗？”孟尝君顺口答道：“先生看我家里缺什么，就买些什么吧！”

冯谖驱车来到薛城，派人把所有负债之人都召集到一起，核对完账目后，他便假传孟尝君的命令，免去所有人的欠款，并当面烧掉了债券。百姓为此感激不已。

冯谖随即返回，一大早便去求见孟尝君。孟尝君没料到他回来得这么快，半信半疑地问：“债都收完了吗？”

冯谖答：“收完了。”

“那你给我买了些什么回来呢？”孟尝君又问。

冯谖不慌不忙地答：“您让我看家里缺少什么就买什么，我考虑到您有用不完的珍宝，数不清的牛马牲畜，美女也站满庭院，缺少的只有‘义’，因此我为您买‘义’回来了。”

孟尝君不知所云，忙问“买义”是什么意思。冯谖就把事情的经过说了，孟尝君听罢心里很不高兴。

一年后，孟尝君由于失宠于齐王而被赶出国都，只好回到封地薛城。当孟尝君的车子距薛城还有上百里远时，薛邑百姓便已扶老携幼，夹道相迎。孟尝君好生感慨，回头对冯谖说：“先生您为我所买的‘义’，今天终于看见了！”

枕戈待旦闻鸡舞

祖逖（266—321年），字士稚，范阳遒县（今河北涞水）人，东晋军事家。

祖逖是个胸怀坦荡、具有远大抱负的人，可他小时候却是个不爱读书的淘气孩子。进入青年时代，他意识到自己知识的贫乏，深感不读书无以报效国家，于是就发奋读起书来。他广泛阅读书籍，认真学习历史，从中汲取了丰富的知识，学问大有长进。他曾几次进出京都洛阳，接触过他的人都说，祖逖是个能辅佐帝王治理国家的人才。祖逖24岁的时候，曾有人推荐他去做官，他没有答应，仍然不懈地努力读书。

后来，祖逖和幼时的好友刘琨一起担任司州主簿。他与刘琨感情深厚，不仅常常同床而卧，同被而眠，而且还有着共同的远大理想：建功立业，复兴晋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一次，半夜里祖逖在睡梦中听到公鸡的鸣叫声，他一脚把刘琨踢醒，对他说：“别人都认为半夜听见鸡叫不吉利，我偏不这样想，咱们干脆以后听见鸡叫就起床练剑如何？”刘琨欣然同意。于是他们每天鸡叫后就起床练剑，剑光飞舞，剑声铿锵。春去冬来，寒来暑往，从不间断。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长期的刻苦学习和训练，他们终于成为能文能武的全才，既能写得一手好文章，又能带兵打胜仗。祖逖被封为镇西将军，实现了他报效国家的愿望；刘琨做了征北中郎将，兼管并、冀、幽三州的军事，也充分发挥了他的文才武略。

后来，两人因为战乱而分开了。祖逖首先组织起一支军队，抗击北方的匈奴。刘琨听说祖逖带兵出战，建立战功，十分激动地对别人说：“祖逖现在已经在为国家效力了，我也一天都没有放松，每天睡觉时都枕着戈，时刻等待着天亮，将来好像祖逖那样杀敌立功。”

这就是成语“闻鸡起舞”和“枕戈待旦”的由来。后来，祖逖和刘琨都成了晋朝著名的将军。

金人铭

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

无多言，多言多败；

无多事，多事多患。

安乐以戒，无行所悔。

勿谓何伤，其祸将长；

勿谓何害，其祸将大；

勿谓何残，其祸将然。

勿谓莫闻，天妖伺人。

荧荧不灭，炎炎奈何；

涓涓不壅，将成江河；

绵绵不绝，将成网罗；

青青不伐，将寻斧柯。

诚不能慎之，祸之根也。

曰是何伤，祸之门也。

强梁者不得其死，好胜者必遇其敌。

盗怨主人，民害其贵。

君子知天下之不可盖也，

故后之下之，使人慕之。

执雌持下，莫能与之争者。

人皆趋彼，我独守此。

众人惑惑，我独不从。

内藏我知，不与人论技。

我虽尊高，人莫害我。

夫江河长百谷者，以其卑下也。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戒之哉！戒之哉！

韩诗外传节选

辩善之度

君子有辩善之度，以治气养性，则身后彭祖；修身自强，则名配尧禹；宜于时则达，厄于穷则处，信礼者也。凡用心之术，由礼则理达，不由礼则悖乱。饮食衣服，动静居处，由礼则知节，不由礼则垫陷生疾。容貌态度，进退移步，由礼则夷国。政无礼则不行，王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王无礼则死亡无日矣。诗曰：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原宪居鲁

原宪居鲁，环堵之室，茨以蒿莱，蓬户瓮牖，桷桑而无枢，上漏下湿，匡坐而弦歌。子贡乘肥马，衣轻裘，中绀而表素，轩不容巷，而往见之。

原宪楮冠黎杖而应门，正冠则缨绝，振襟则肘见，纳履则踵决。子贡曰：嘻！先生何病也。原宪仰而应之曰：宪闻之：无财之谓贫，学而不能行之谓玻宪、贫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学以为人，教以为己，仁义之匿，车马之饰，衣裘之丽，宪不忍为之也。子贡逡巡，面有惭色，不辞而去。

原宪乃徐步曳杖，歌商颂而反，声沦于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诸侯不得而友也。故养身者忘家，养志者忘身，身且不爱，孰能忝之。诗曰：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聪者自闻

传曰：聪者自闻，明者自见，聪明则仁爱着而廉耻分矣。故非道而行之，虽劳不至；非其有而求之，虽强不得。故智者不为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远而名彰也。诗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灭迹于人

传曰：喜名者必多怨，好与者必多辱，唯灭迹于人，能随天地自然，为能胜理，而无爱名；名兴则道不用，道行则人无位矣。夫利为害本，而福为祸先，唯不求利者为无害，不求福者为无祸。诗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听朝罢晏

楚庄王听朝罢晏。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罢之晏也？得无饥倦乎？庄王曰：今日听忠贤之言，不知饥倦也。樊姬曰：王之所谓忠贤者，诸侯之客欤？中国之士欤？ 庄王曰：则沈令尹也。樊姬掩口而笑。庄王曰：姬之所笑，何也？姬曰：妾得于王，尚汤沐，执巾栉，振衽席，十有一年矣；然妾未尝不遣人之梁郑之间，求美女而进之于王也；与妾同列者、十人，贤于妾者、二人，妾岂不欲擅王之宠哉！不敢私愿蔽众美，欲王之多见则娱。今沈令尹相楚数年矣，未尝见进贤而退不肖也，又焉得为忠贤乎。

庄王旦朝，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令尹避席而进孙叔敖。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国霸。楚史援笔而书之于策，曰：楚之霸，樊姬之力也。诗曰：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樊姬之谓也！

闵子见于夫子

闵子骞始见于夫子，有菜色，后有刍豢之色。子贡问曰：子始有菜色，今有刍豢之色，何也？闵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门，夫子内切瑳以孝，外为之陈王法，心窃乐之；出见羽盖龙旗裘旃相随，心又乐之；二者相攻其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文寖深，又赖二三子切瑳而进之，内明于去就之义，出见羽盖龙旗旃裘相随，视之如坛土矣，是以有刍豢之色。诗曰：如切如瑳，如琢如磨。

执辔如组

夫霜雪雨露、杀生万物者也，天无事焉，犹之贵天也。执法厌文，治官治民者、有司也，君无事焉，犹之尊君也。夫辟土殖谷者、后稷也，决江流河者，禹也，听狱执中者，皋陶也，然而圣后者，尧也。故有道以御之，身虽无能也，必使能者为己用也；无道以御之，彼虽多能，犹将无益于存亡矣。诗曰：执辔如组，两骖如舞。贵能御也。

善御者

传曰：孔子云：美哉！颜无父之御也。马知后有舆而轻之，知上有人而爱之，马亲其正，而爱其事，如使马能言，彼将必曰：乐哉！今日之驺也。至于颜沦少衰矣，马知后有舆而轻之，知上有人而敬之，马亲其正，而敬其事，如使马能言，彼将必曰：驺来！其人之使我也。至于颜夷而衰矣，马知后有舆而重之，知上有人而畏之，马亲其正，而畏其事，如使马能言，彼将必曰：驺来！驺来！女不驺，彼将杀女。故御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则马和而欢，道得则民安而集。诗曰：执辔如组，两骖如舞。此之谓也。

颜渊侍坐

颜渊侍坐鲁定公于台，东野毕御马于台下。定公曰：善哉！东野毕之御也。颜渊曰：善则善矣！其马将佚矣。定公不说，以告左右曰：闻君子不谮人，君子亦谮人乎？ 颜渊退，俄而、厩人以东野毕马佚闻矣。定公揭席而起，曰：趣驾召颜渊。颜渊至，定公曰：乡寡人曰：善哉！东野毕之御也。吾子曰：善则善矣！然则马将佚矣。不识吾子以何知之？颜渊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于使人，造父工于使马，舜不穷其民，造父不极其马，是以舜无佚民，造父无佚马。今东野毕之上车执辔，御体正矣，周旋步骤，朝礼毕矣，历险致远，马力殚矣，然犹策之不已，所以知佚也。定公曰：善。可少进。颜渊曰：兽穷则啮，鸟穷则啄，人穷则诈。自古及今，穷其下能不危者，未之有也。诗曰：执辔如组，两骖如舞。善御之谓也。定公曰：寡人之过矣。

隐括之中

外宽而内直，自设于隐括之中，直己不直人，善废而不悒悒，蘧伯玉之行也。故为人父者，则愿以为子，为人子者，则愿以为父，为人君者、则愿以为臣，为人臣者，则愿以为君。名昭诸侯，天下愿焉。诗曰：彼已之子，邦之彦兮。此君子之行也。

主善之心

君子有主善之心，而无胜人之色；德足以君天下，而无骄肆之容；行足以及后世，而不以一言非人之不善。故曰：君子盛德而卑，虚己以受人，旁行不流，应物而不穷，虽在下位，民愿戴之，虽欲无尊，得乎哉！诗曰：彼己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异乎公行。

身不下堂

子贱治单父，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巫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处，以身亲之，而单父亦治。巫马期问于子贱，子贱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劳。 人谓子贱，则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气，而百官理，任其数而已。巫马期则不然，乎然事惟，劳力教诏，虽治，犹未至也。诗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娄；子有车马，弗驰弗驱。

人主之疾

人主之疾，十有二发，非有贤医，莫能治也。何谓十二发？痿、蹶、逆、胀、满、支、膈、盲、烦、喘、痹、风，此之曰十二发。贤医治之何？曰：省事轻刑，则痿不作；无使小民饥寒，则蹶不作；无令财货上流，则逆不作；无令仓廪积腐，则胀不作；无使府库充实，则满不作；无使群臣纵恣，则支不作；无使下情不上通，则隔不作；上材恤下，则肓不作；法令奉行，则烦不作；无使下怨，则喘不作；无使贤伏匿，则痹不作；无使百姓歌吟诽谤，则风不作。夫重臣群下者，人主之心腹支体也，心腹支体无疾，则人主无疾矣，故非有贤医，莫能治也。人皆有此十二疾，而不用贤医，则国非其国也。诗曰：多将熇熇，不可救药。终亦必亡而已矣。故贤医用，则众庶无疾，况人主乎！

不历不断

剑虽利，不厉不断；材虽美，不学不高。虽有旨酒嘉殽，不尝，不知其旨；虽有善道，不学，不达其功。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不究。不足，故自愧而勉，不究、故尽师而熟。由此观之，则教学相长也。子夏问诗，学一以知二，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孔子贤乎英杰，而圣德备，弟子被光景而德彰。诗曰：日就月将。

事师之道

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故太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尊师尚道也。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师之谓也。诗曰：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

摄众之法

齐桓公设庭燎，为便人欲造见者，基年而士不至。于是东野有以九九见者，桓公使戏之曰：九九足以见乎？鄙人曰：臣闻君设庭燎以待士，期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贤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犹礼之，况贤于九九者乎！夫太山不让砾石，江海不辞小流，所以成其大也。诗曰：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博谋也。桓公曰：善。乃固礼之。基月，四方之士相导而至矣。诗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以小成大。

能制天下

能制天下，必能养其民也；能养其民者，为自养也。饮食适乎藏，滋味适乎气，劳佚适乎筋骨，寒暖适乎肌肤；然后气藏平，心术治，思虑得，喜怒时，起居而游乐，事时而用足，夫是之谓能自养者也。故圣人不淫佚侈靡者，非鄙夫色而爱财用也，养有适，过则不乐，故不为也。是以夏不数浴，非爱水也；冬不频汤，非爱火也；不高台榭，非无土木也；不大钟鼎，非无金锡也；不沈于酒，不贪于色，非辟丑也；直行情性之所安而制度，可以为天下法矣。故用不靡财，足以养其生，而天下称其仁也；养不害性，足以成教，而天下称其义也；适情辟余，不求非其有，而天下称其廉也；行成不可掩，息刑不可犯，执一道而轻万物，天下称其勇也。四行在乎民，居则婉愉，怒则胜敌；故审其所以养，而治道具矣；治道具，而远近畜矣。诗曰：于铄王师，遵养时晦。言相养者之至于晦也。

嗜鱼不受

公仪休相鲁而嗜鱼，一国人献鱼而不受。其弟谏曰：嗜鱼不受，何也？曰：夫欲嗜鱼，故不受也。受鱼而免于相，则不能自给鱼；无受而不免于相，长自给于鱼。此明于鱼为己者也。故老子曰：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乎？故能成其私。诗曰：思无邪。此之谓也。

座宥之器

孔子观于周庙，有欹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谓何器也？对曰：此盖为宥座之器。孔子曰：闻宥座器满则覆，虚则欹，中则正，有之乎？对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试之，满则覆，中则正，虚则欹。孔子喟然而叹曰：呜呼！恶有满而不覆者哉！ 子路曰：敢问持满有道乎？孔子曰：持满之道，抑而损之。子路曰：损之有道乎？ 孔子曰：德行宽裕者、守之以恭；土地广大者，守之以俭；禄位尊盛者，守之以卑，人众兵强者，守之以畏；聪明睿智者、守之以愚；博闻强记者，守之以浅。夫是之谓抑而损之。诗曰：汤降不迟，圣敬日跻。

周公吐哺

周公践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贽而师者十人，所友见者十二人，穷巷白屋先见者四十九人，时进善者百人，教士千人，宫朝者万人。成王封伯禽于鲁，周公诫之曰：往矣！子无以鲁国骄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吾闻德行宽裕，守之以恭者荣；土地广大，守之以俭者安；禄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贵；人众兵强，守之以畏者胜；聪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闻强记，守之以浅者智。夫此六者、皆谦德也。夫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由此德也；不谦而失天下，亡其身者，桀纣是也；可不慎欤！故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国家，近足以守其身，谦之谓也。夫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是以衣成则必缺衽，宫成则必缺隅，屋成则必加拙，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谦、亨、君子有终、吉。诗曰：汤降不迟，圣敬日跻。诫之哉！其无以鲁国骄士也。

子路盛服

传曰：子路盛服以见孔子。孔子曰：由、疏疏者何也？昔者、江于汶，其始出也，不足以滥觞；及其至乎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风，不可渡也，非其众川之多欤！今汝衣服其盛，颜色充满，天下有谁加汝哉！子路趋出，改服而入，盖揖如也。孔子曰：由志之，吾语女；夫慎于言者不哗，慎于行者不伐。色知而有长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言之要也；能之为能之，不能为不能，行之要也。言要则知，行要则仁，既知且仁，又何加哉！诗曰：汤降不迟，圣敬日跻。

受命之士

受命之士，正衣冠而立，俨然，人望而信之；其次、闻其言而信之；其次、见其行而信之；既见其行，而众皆不信，斯下矣。诗曰：慎与言矣，谓尔不信。

足不出户而知天下

昔者、不出户而知天下，不窥牖而见天道，非目能视乎千里之前，非耳能闻乎千里之外，以己之情量之也。己恶饥寒焉，则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己恶劳苦焉，则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己恶衰乏焉，则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圣王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处饥渴，苦血气，困寒暑，动肌肤，此四者，民之大害也，害不除，未可教御也。四体不掩，则鲜仁人；五藏空虚，则无立士。故先王之法，天子亲耕，后妃亲蚕，先天下忧衣与食也。诗曰：父母何尝？心之忧矣，之子无裳。

使不失礼

齐桓公伐山戎，其道过燕，燕君送之出境。桓公问管仲曰：诸侯相送，固出境乎？ 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畏而失礼也。寡人不可使燕失礼。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与之。诸侯闻之，皆朝于齐。诗曰：静恭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

威仪三千

韶用干戚，非至乐也；舜兼二女，非达礼也；封黄帝之子十九人，非法义也；往田号泣，未尽命也。以人观之则是也，以法量之则未也。礼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诗曰： 静恭尔位，正直是与，神之听之，式谷以女。

问者不告

问者不告，告者勿问，有诤气者勿与论。必由其道至然后接之，非其道则避之。故礼恭然后可与言道之方，辞顺然后可与言道之理，色从然后可与言道之极。故未可与言而言，谓之瞽，可与言而不与言，谓之隐，君子不瞽，言谨其序。诗曰：彼交匪纾，天子所予。言必交吾志然后予。

王者何贵

齐桓公问于管仲曰：王者何贵？曰：贵天。桓公仰而视天。管仲曰：所谓天，非苍莽之天也。王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倍之则亡。诗曰：民之无良，相怨一方。民皆居一方而怨其上，不亡者、未之有也。

我亦善之

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贡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则引之进退而己耳。”颜回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三子所持各异，问于夫子。夫子曰：“由之所持，蛮貊之言也；赐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亲属之言也。”诗曰：“人之无良，我以为兄。”

找回初心

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弗由，放其心而弗求。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其于心为不若鸡犬哉！不知类之甚矣，悲矣！终亦必亡而已矣。故学问之道无他焉，求其放心而已。诗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道从微渐

道虽近，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每自多者，出人不远矣。夫巧弓在此手也，传角被筋，胶漆之和，即可以为万乘之宝也。及其彼手，而贾不数铢。人同材钧，而贵贱相万者、尽心致志也。诗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亲仁近善

故人主欲强固安乐，莫若反己；欲附下一民，则莫若及之政；欲脩政美俗，则莫若求其人。彼其人者，生今之世，而志乎古之世，以天下之王公莫之好也，而是子独好之；以民莫之为也，而是子独为之也。抑为之者穷，而是子犹为之，而无是须臾怠焉差焉。独明夫先王所以遇之者，所以失之者，知国之安危臧否，若别白黑，则是其人也。

成王读书

楚成王读书于殿上，而伦扁在下，作而问曰：不审主君所读何书也？成王曰： 先圣之书。伦扁曰：此真先圣王之糟粕耳！非美者也。成王曰：子何以言之？伦扁曰：以臣轮言之。夫以规为圆，矩为方，此其可付乎子孙者也。若夫合三木而为一，应乎心，动乎体，其不可得而传者也。则凡所传，真糟粕耳。故唐虞之法，可得而考也，其喻人心，不可及矣。诗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孰能及之！

孔子学乐

孔子学鼓琴于师襄子而不进。师襄子曰：夫子可以进矣！孔子曰：丘已得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天子可以进矣！曰：丘已得其数矣，未得其意也。有间，复曰：夫子可以进矣。曰：丘已得其人矣，未得其类也。有间，曰：邈然远望，洋洋乎！翼翼乎！必作此乐也，默然思，戚然而怅，以王天下，以朝诸侯者，其惟文王乎？ 师襄子避席再拜曰：善！师以为文王之操也。孔子持文王之声，知文王之为人。师襄子曰：敢问何以知其文王之操也？孔子曰：然。夫仁者好伟，和者好粉，智者好弹，有慇懃之意者好丽。丘是以知文王之操也。

运筹帷幄

传曰：天子居广厦之下，帷帐之内，旃茵之上，被□舄，视不出阃，莽然而知天下者，以其贤左右也。故独视不若与众视之明也，独听不若与众听之聪也，独虑不若与众虑之工也。故明主使贤臣辐凑并进，所以通中正而致隐居之士。诗曰：先民有言，询于刍荛。此之谓也。

用心同者

语曰：渊广者、其鱼大，主明者，其臣慧，相观而志合，必由其中。故同明相见，同音相闻，同志相从，非贤者莫能用贤。

谈说之术

孔子曰：夫谈说之术：齐庄以立之，端诚以处之，坚强以待之，辟称以喻之，分以明之，欢忻芬芳以送之，宝之珍之，贵之神之，如是、则说恒无不行矣，夫是之谓能贵其所贵。若夫无类之说，不形之行，不赞之辞，君子慎之。诗曰：无易由言，无曰苟矣。

其惟学乎

孔子曰：“可与言终日而不倦者、其惟学乎！其身体不足观也，勇力不足惮也，族姓不足称也，宗祖不足道也；而可以闻于四方，而昭于诸侯者、其惟学乎！诗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夫学之谓也。

将杀阳虎

孔子行，简子将杀阳虎，孔子似之，带甲以围孔子舍，子路愠怒，奋戟将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义之寡裕也！夫诗书之不习，礼乐之不讲，是丘之罪也。若吾非阳虎，而以我为阳虎，则非丘之罪也，命也！我歌，子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终而围罢。诗曰：“来游来歌。”以陈盛德之和而无为也。

恺悌君子

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君子为民父母何如？曰：“君子者、貌恭而行肆，身俭而施博，故不肖者不能逮也。殖尽于己，而区略于人，故可尽身而事也。笃爱而不夺，厚施而不伐；见人有善，欣然乐之；见人不善，惕然掩之；有其过而兼包之；授衣以最，授食以多；法下易由，事寡易为；是以中立而为人父母也。

强暴之国

事强暴之国难，使强暴之国事我易。事之以货宝，则货单而交不结；约契盟誓，则约定而反无日；割国之强乘以赂之，则割定而欲无厌。事之弥顺，其侵之愈甚，必致宝单国举而后已，虽左尧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免者也。故非有圣人之道，持以巧敏拜请畏事之，则不足以持国安身矣，故明君不道也。必修礼以齐朝，正法以齐官，平政以齐下，然后礼义节奏齐乎朝，法则度量正乎官，忠信爱利平乎下。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不为也。故近者竞亲，而远者愿至，上下一心，三军同力；名声足以薰炙之，威强足以一齐之，则拱揖指麾，而强暴之国莫不趋使，如赤子归慈母者、何也？仁形义立，教诚爱深故。诗曰：“王猷允塞，徐方既来。”

勇士一呼

勇士一呼，三军皆避，士之诚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寝石以为伏虎，弯弓而射之，没金饮羽，下视，知其为石，石为之开，而况人乎！夫倡而不和，动而不偾，中心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先王之所以拱揖指麾，而四海来宾者、诚德之至也，色以形于外也。诗曰：“王猷允塞，徐方既来。”

行无专制

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无专制，事无由己，身若不胜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于前，洞洞焉若将失之，可谓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业，履天子之位，听天子之政，征夷狄之乱，诛管蔡之罪，抱成王而朝诸侯，诛赏制断，无所顾问，威动天下，振恐海内，可谓能武矣。成王壮，周公致政，北面而事之，请然后行，无伐矜之色，可谓臣矣。故一人之身，能三变者、所以应时也。”诗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宋燕相齐

宋燕相齐，见逐，罢归之舍，召门尉陈饶等二十六人曰：“诸大夫有能与我赴诸侯者乎？”陈饶等皆伏而不对。宋燕曰：“悲乎哉！何士大夫易得而难用也。”饶曰：“〔非士大夫易得而难用也，〕君弗能用也，〔君不能用，〕则有不平之心，是失之己而责诸人也。”宋燕曰：“夫失诸己而责诸人者何？”陈饶曰：“三斗之稷，不足于士，而君雁鹜有余粟，是君之一过也。果园梨栗，后宫妇人以相提掷，士曾不得一尝，是君之二过也。绫纨绮縠，靡丽于堂，从风而弊，士曾不得以为缘，是君之三过也。且夫财者、君之所轻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行君之所轻，而欲使士致其所重，犹譬铅刀畜之，而干将用之，不亦难乎！宋燕面有惭色，逡巡避席曰：“是燕之过也。”诗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浆。”

孔子闲居

孔子闲居，子贡侍坐，“请问为人下之道奈何？”孔子曰：“善哉！尔之问也！为人下，其犹土乎？”子贡未达，孔子曰：“夫土者、掘之得甘泉焉，树之得五谷焉，草木植焉，鸟兽鱼鳖遂焉；生则立焉，死则入焉；多功不言，赏世不绝，故曰：能为下者、其惟土乎！ 子贡曰：“赐虽不敏，请事斯语。”诗曰：“式礼莫愆。”

游于景山

孔子游于景山之上，子路子贡颜渊从。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赋，小子愿者何？言其愿，丘将启汝。”子路曰：“由愿奋长戟，荡三军，乳虎在后，仇敌在前，蠡跃蛟奋，进救两国之患。”孔子曰：“勇士哉！子贡曰：“两国构难，壮士列阵，尘埃涨天，赐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粮，解两国之难，用赐者存，不用赐者亡。”孔子曰：“辩士哉！颜回不愿，孔子曰：“回何不愿？”颜渊曰：“二子已愿，故不敢愿。”孔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愿，丘将启汝。”颜渊曰：“愿得小国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内相应，列国诸侯莫不从义向风，壮者趋而进，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蛮，莫不释兵，辐辏乎四门，天下咸获永宁，蝖飞蠕动，各乐其性，进贤使能，各任其事，于是君绥于上，臣和于下，垂拱无为，动作中道，从容得礼，言仁义者赏，言战斗者死，则由何进而救，赐何难之解。”孔子曰：“圣士哉！大人出，小子匿，圣者起，贤者伏。回与执政，则由赐焉施其能哉！诗曰：“雨雪瀌瀌，见晛曰消。”

富贵安乐

人之所以好富贵安乐，为人所称誉者、为身也；恶贫贱危辱，为人所谤毁者、亦为身也。然身何贵也？莫贵于气；人得气则生，失气则死；其气非金帛珠玉也，不可求于人也；非缯布五谷也，不可籴买而得也；在吾身耳，不可不慎也。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吴人伐楚

吴人伐楚，昭王去国，国有屠羊说从行，昭王反国，赏从者，及说，说辞曰：“君失国，臣所失者屠；君反国，臣亦反其屠。臣之禄既厚，又何赏之？”辞不受命，君强之，说曰：“君失国，非臣之罪，故不伏诛；君反国，非臣之功、故不受其赏。吴师入郢，臣畏寇避患，君反国，说何事焉。”君曰：“不受，则见之。”说对曰：“楚国之法，商人欲见于君者，必有大献重质，然后得见。今臣智不能存国，节不能死君，勇不能待寇，然见之，非国法也。 ”遂不受命，入于涧中。昭王谓司马子期曰：“有人于此，居处甚约，议论甚高，为我求之，愿为兄弟，请为三公。”司马子期舍车徒求之，五日五夜，见之，谓曰：“国危不救，非仁也；君命不从，非忠也；恶富贵于上，甘贫苦于下，意者过也。今君愿为兄弟，请为三公，不听君，何也？”说曰：“三公之位，我知其贵于刀俎之肆矣；万钟之禄，我知其富于屠年之利矣。今见爵禄之利，而忘辞受之礼，非所闻也。”遂辞三公之位，而反乎屠羊之肆。君子闻之曰：“甚矣哉！屠羊子之为也，约己持穷，而处人之国矣。”说曰：“何谓穷？吾让之以礼，而终其国也。”曰：“在深渊之中，而不援彼之危，见昭王德衰于吴，而怀宝绝迹，以病其国，欲独全己者也，是厚于己而薄于君，狷乎！非救世者也。”“何如则可谓救世矣？”曰：“若申伯仲山甫可谓救世矣！昔者、周德大衰，道废于厉，申伯仲山甫辅相宣王，拨乱世，反之正，天下略振，宗庙复兴，申伯仲山甫乃并顺天下，匡救邪失，喻德教，举遗士，海内翕然向风。故百姓勃然咏宣王之德。诗曰：‘周邦咸喜，戎有良翰。’又曰：‘邦国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如是、可谓救世矣。”

先生何师

齐景公问子贡曰：“先生何师？”对曰：“鲁仲尼。”曰：“仲尼贤乎？”曰：“圣人也，岂直贤哉！景公嘻然而笑曰：“其圣何如？”子贡曰：“不知也。”景公悖然作色曰：“始言圣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贡曰：“臣终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终身践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犹渴操壶杓，就江海而饮之，腹满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 景公曰：“先生之誉，得无太甚乎！子贡曰：“臣赐何敢甚言，尚虑不及耳！臣誉仲尼，譬犹两手捧土而附泰山，其无益亦明矣；使臣不誉仲尼，譬犹两手杷泰山，无损亦明矣。”景公曰：“善岂其然！善岂其然！诗曰：“绵绵翼翼，不测不克。”

孔子闲居

孔子燕居，子贡摄齐而前曰：“弟子事夫子有年矣，才竭而智罢，振于学问，不能复进，请一休焉。”子曰：“赐也，欲焉休乎？”曰：“赐欲休于事君。”孔子曰：“诗云：‘ 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为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曰：“赐休于事父。”孔子曰：“诗云：‘孝子不匮，永锡尔类。’为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赐欲休于事兄弟。”孔子曰：“诗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为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赐欲休于耕田。”孔子曰：“诗云：‘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为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子贡曰：“君子亦有休乎？ ”孔子曰：“阖棺兮乃止播耳，不知其时之易迁兮，此之谓君子所休也。故学而不已，阖棺乃止。”诗曰：“日就月将。”言学者也。

父贤足恃乎

魏文侯问狐卷子曰：“父贤足恃乎？”对曰：“不足。”“子贤足恃乎？”对曰：“ 不足。”“兄贤足恃乎？”曰：“不足。”“弟贤足恃乎？”对曰：“不足。”“臣贤足恃乎？”对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而怒曰：“寡人问此五者于子，一一皆以为不足者，何也？”对曰：“父贤不过尧，而丹朱放；子贤不过舜，而瞽瞍顽；兄贤不过舜，而象傲；弟贤不过周公，而管叔诛；臣贤不过汤武，而桀纣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从身始，人何可恃乎？”诗曰：“自求伊祜。”

谦德

孔子曰：“易先同人，后大有，承之以谦，不亦可乎？”故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者、抑事而损者也，持盈之道，抑而损之，此谦德之于行也，顺之者吉，逆之者凶。五帝既没，三王既衰，能行谦德者，其惟周公乎！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假天子之尊位七年，所执贽而帅见者十人，所还质而友见者十三人，穷巷白屋之士所先见者四十九人，时进善者百人，宫朝者千人，谏臣五人，辅臣五人，拂臣六人，载干戈以至于封侯，而同姓之士百人。孔子曰：“犹以周公为天下赏，则以同族为众，而异族为寡也。”故德行宽容、而守之以恭者荣；土地广大、而守之以俭者安；位尊禄重、而守之以卑者贵；人众兵强、而守之以畏者胜；聪明睿智、而守之以愚者哲；博闻强记、而守之以浅者不溢。此六者皆谦德也。易曰：“谦、亨，君子有终，吉。”能以此终吉者、君子之道也。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而德不谦，以亡其自身者、桀纣是也，而况众庶乎！夫易有一道焉，大足以治天下，中足以安家国，近足以守其身者、其惟谦德乎！诗曰：“汤降不迟，圣敬日跻。”

人有恶乎

魏文侯问李克曰：“人有恶乎？”李克曰：“有。夫贵者、则贱者恶之，富者、则贫者恶之，智者、则愚者恶之。”文侯曰：“善行此三者、使人勿恶，亦可乎？”李克曰：“可。臣闻：贵而下贱，则众弗恶也；富能分贫，则穷士弗恶也；智而教愚，则童蒙者弗恶也。” 文侯曰：“善哉言乎！尧舜其犹病诸！寡人虽不敏，请守斯语矣。”诗曰：“不遑启处。”

有鸟于此

有鸟于此，架巢于葭苇之颠，天喟然而风，则葭折而巢坏何？其所托者弱也。稷蜂不攻，而社鼠不薰，非以稷蜂社鼠之神，其所托者善也。故圣人求圣者以辅。夫吞舟之鱼大矣，荡而失水，则为蝼蚁所制，失其辅也。故曰：不明尔德，时无背无侧；尔德不明，以无陪无卿。”

有人于斯

子路曰：“有人于斯，夙兴夜寐，手足胼胝，而面目黧黑，树艺五谷，以事其亲，而无孝子之名者、何也？”孔子曰：“吾意者、身未敬邪！色不顺邪！辞不逊邪！古人有言曰： ‘衣欤！食欤！曾不尔即。’子劳以事其亲，无此三者，何为无孝之名！意者、所友非仁人邪！坐，语汝，虽有国士之力，不能自举其身，非无力也，势不便也。是以君子入则笃孝，出则友贤，何为其无孝子之名！诗曰：“父母孔迩。”

君子闻道

传曰：君子之闻道，入之于耳，藏之于心，察之以仁，守之以信，行之以义，出之以逊，故人无不虚心而听也。小人之闻道，入之于耳，出之于口，苟言而已，譬如饱食而呕之，其不惟肌肤无益，而于志亦戾矣。诗曰：“胡能有定。”

孰无礼

孟子妻独居，踞，孟子入户视之。白其母曰：“妇无礼，请去之。”母曰：“何也？ ”曰：“踞。”其母曰：“何知之？”孟子曰：“我亲见之。”母曰：“乃汝无礼也，非妇无礼。礼不云乎：‘将入门，〔问孰存；〕将上堂，声必扬；将入户，视必下。’不掩人不备也。今汝往燕私之处，入户不有声，令人踞而视之，是汝之无礼也，非妇无礼也。”于是孟子自责，不敢出妇。诗曰：“采葑采菲，无以下体？”

修身不可不慎

脩身不可不慎也：嗜欲侈则行亏，谗毁行则害成；患生于忿怒，祸起于纤微；污辱难湔洒，败失不复追。不深念远虑，后悔何益！徼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欲者、逐祸之马也，谩诞者、趋祸之路也，毁于人者、困穷之舍也。是故君子不徼幸，节嗜欲，务忠信，无毁于一人，则名声尚尊，称为君子矣。诗曰：“何其处兮，必有与也。”

君子之居

君子之居也，绥如安裘，晏如覆杅。天下有道，则诸侯畏之；天下无道，则庶人易之。非独今日，自古亦然。昔者，范蠡行游，与齐屠地居，奄忽龙变，仁义沈浮，汤汤慨慨，天地同忧。故君子居之，安得自若！诗曰：“心之忧矣，其谁知之？”

所居之宜

君不见大泽中雉乎？五步一噣，终日乃饱；羽毛悦泽，光照于日月；奋翼争鸣，声响于陵泽者何？彼乐其志也。援置之囷仓中，常噣粱粟，不旦时而饱；然犹羽毛憔悴，志气益下，低头不鸣，夫食岂不善哉？彼不得其志故也。

有妻若此

楚庄王使使赉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帚之使，愿入计之。”即谓夫人曰：“楚欲以我为相，今日相，即结驷列骑，食方丈于前，如何？”妇人曰：“夫子以织屦为食，食粥毚履，无怵惕之忧者、何哉？与物无治也。今如结驷列骑，所安不过容膝；食方丈于前，所甘不过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国之忧，其可乎？”于是遂不应聘，与妇去之。诗曰：“彼美淑姬，可与晤言。”

东海有勇士曰灾丘欣，以勇猛闻于天下。遇神渊曰饮马，其仆曰：“饮马于此者，马必死。”曰：“以欣之言饮之。”其马果沈。灾丘欣去朝服，拔剑而入，三日三夜，杀三蛟一龙而出，雷神随而击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要离闻之，往见之，曰：“欣在乎？”曰：“ 送有丧者。”往见欣于墓，曰：“闻雷神击子，十日十夜，眇子左目。夫天怨不全日，人怨不旋踵。至今弗报，何也？”叱而去，墓上振愤者，不可胜数。要离归，谓门人曰：“灾丘欣、天下之勇士也。今日、我辱之人中，是其必来攻我。暮无闭门，寝无闭户。”灾丘欣果夜来，拔剑住要离颈曰：“子有死罪三：辱我以人中，死罪一也；暮不闭门，死罪二也；寝不闭户，死罪三也。”要离曰：“子待我一言：〔子有三不肖，昏暮〕来谒，不肖一也；拔剑不刺，不肖二也；刃先辞后，不肖三也。能杀我者、是毒药之死耳。”灾丘欣引剑而去，曰：“嘻！所不若者，天下惟此子尔！传曰：“公子目夷以辞得国，今要离以辞得身。言不可不文，犹若此乎！诗曰：“辞之怿矣，民之莫矣。”

传曰：孔子过康子，子张子夏从。孔子入座。二子相与论，终日不决。子夏辞气甚隘，颜色甚变。子张曰：“子亦闻夫子之议论邪？徐言訚訚，威仪翼翼，后言先默，得之推让，巍巍乎！荡荡乎！道有归矣。小人之论也，专意自是，言人之非，瞠目搤腕，疾言喷喷，口沸目赤，一幸得胜，疾笑嗌嗌，威仪固陋，辞气鄙俗，是以君子贱之也。”

传曰：齐使使献鸿于楚，鸿渴，使者道饮，鸿玃笞溃失。使者遂之楚，曰：“齐使者献鸿，鸿渴，道饮，玃笞溃失。臣欲亡，为失两君之使不通；欲拔剑而死，人将以吾君贱士贵鸿也。玃笞在此，愿以污事。”楚王贤其言，辩其词，因留而赐之，终身以为上客。故使者必矜文辞，喻诚信，明气志，解结申屈，然后可使也。诗曰：“辞之怿矣。”

颜渊问于孔子曰：“渊愿贫如富，贱如贵，无勇而威，与士交通，终身无患难。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贫而如富，其知足而无欲也；贱而如贵，其让而有礼也；无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于人也；终身无患难，其择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虽上古圣人亦如此而已。”

齐景公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晏子乘而往，比至，衣冠不正，景公见而怪之，曰： “夫子何遽乎？得无急乎？”晏子对曰：“然，有急。国人皆以君为恶民好禽。臣闻之：鱼鳖厌深渊而就干浅，故得于钓网；禽兽厌深山而下都泽，故得于田猎。今君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不亦过乎？”景公曰：“不然。为宾客莫应待邪？则行人子牛在；为宗庙而不血食邪？则祝人太宰在；为狱不中邪？则大理子几在；为国家有余不足邪？则巫贤在。寡人有四子，犹有四肢也，而得代焉，不可患焉！晏子曰：“然。人心有四肢，而得代焉，则善矣；令四肢无心十有七日，不死乎？”景公曰：“善哉言！遂援晏子之手，与骖乘而归。若晏子者、可谓善谏者矣。

楚庄王将兴师伐晋，告士大夫曰：“敢谏者死无赦。”孙叔敖曰：“臣闻：畏鞭箠之严，而不敢谏其父，非孝子也；惧斧钺之诛，而不敢谏其君，非忠臣也。”于是遂进谏曰：“ 臣园中有榆，其上有蝉，蝉方奋翼悲鸣，欲饮清露，不知螳螂之在后，曲其颈，欲攫而食之也；螳螂方欲食蝉，而不知黄雀在后，举其颈，欲啄而食之也；黄雀方欲食螳螂，不知童挟弹丸在下，迎而欲弹之；童子方欲弹黄雀，不知前有深坑，后有窟也。此皆言前之利，而不顾后害者也，非独昆虫众庶若此也，人主亦然。君今知贪彼之土，而乐其士卒。”国不怠，而晋国以宁，孙叔敖之力也。

晋平公之时，藏宝之台烧，士大夫闻，皆趋车驰马救火，三日三夜乃胜之。公子晏子独束帛而贺曰：“甚善矣！平公勃然作色，曰：“珠玉之所藏也，国之重宝也，而天火之，士大夫皆趋车走马而救之，子独束帛而贺，何也？有说则生，无说则死。”公子晏子曰：“何敢无说？臣闻之：王者藏于天下，诸侯藏于百姓，农夫藏于囷庾，商贾藏于箧匮。今百姓之于外，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虚而赋敛无已，收太半而藏之台，是以天火之。且臣闻之：昔者桀残贼海内，赋敛无度，万民甚苦，是故汤诛之，为天下戮笑。今皇天降灾于藏台，是君之福也，而不自知变悟，亦恐君之为邻国笑矣”。公曰：“善。自今已往，请藏于百姓之间。”诗曰：“稼穑维宝，代食维好。”

道德经

老子

第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 常有欲，以观其徼。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第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 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弗去。

第三章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 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 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第四章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

第五章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 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第六章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

第七章 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第八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 故几于道。 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第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棁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 不若其已。 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也。

第十章 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抟气致柔，能婴儿乎﹖涤除玄览，能无疵乎﹖爱国治民，能无知乎﹖天门开阖，能为雌乎﹖ 明白四达，能无为乎﹖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第十一章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 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第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

第十三章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 何谓贵大患若身﹖ 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第十四章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第十五章 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若冰之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浑兮其若浊。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

第十六章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第十七章 大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第十八章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第十九章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第二十章 绝学无忧，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若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儽儽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 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若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我独（欲）异于人，而贵食母。

第二十一章 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

第二十二章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

第二十三章 希言自然。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故从事于道者，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同于失者，失亦乐得之。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第二十四章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在道也，曰余食赘行。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第二十五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第二十六章 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圣人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本，躁则失君。

第二十七章 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善数不用筹策；善闭无关楗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

第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

第二十九章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随，或歔或吹。或强或羸，或挫或隳。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第三十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第三十一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哀悲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第三十二章 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

第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

第三十四章 大道氾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圣人之能成其大也，） 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

第三十五章 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乐与饵，过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可既。

第三十六章 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第三十七章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

第三十八章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 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第三十九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其致之（一也），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发，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贵高将恐蹶。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称孤﹑寡﹑不谷。此非以贱为本邪﹖非乎﹖故致数舆无舆，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

第四十章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第四十一章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 光而不耀。 进道若退，夷道若颣，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夫唯道，善贷且成。

第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人之所恶，唯孤﹑寡﹑不谷，而王公以为称。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

第四十三章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闲（间），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

第四十四章 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 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第四十五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 大辩因物而言，己无所造，故若讷也。 躁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

第四十六章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 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 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第四十七章 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

第四十八章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第四十九章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歙歙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

第五十章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

第五十一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 为而不有。 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第五十二章 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见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复归其明无遗身殃，是为习常。

第五十三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径。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为夸盗。非道也哉﹗

第五十四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 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

第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蜂虿虺蛇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

第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

第五十七章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第五十八章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第五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

第六十章 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治大国则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则其鬼不神也。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

第六十一章 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为下。

第六十二章 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弃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不曰﹕以求得，有罪以免邪﹖故为天下贵。

第六十三章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矣。

第六十四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 不慎终也。 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第六十五章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

第六十六章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第六十七章 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细也夫﹗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

第六十八章 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

第六十九章 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

第七十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怀玉。

第七十一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第七十二章 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夫唯不厌，是以不厌。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故去彼取此。

第七十三章 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是以圣人犹难之。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繟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第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伤其手矣。

第七十五章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

第七十六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不胜，木强则兵（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第七十七章 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

第七十八章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正言若反。

第七十九章 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第八十章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第八十一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陶渊明诗选

归园田居

作者：陶渊明

《归园田居》其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归园田居》其二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

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

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

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

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

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归园田居》其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 但使愿无违。

《归园田居》其四

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

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

徘徊丘垄间，依依昔人居。

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杇株。

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

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余。

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

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

《归园田居》其五

怅恨独策还，崎岖历榛曲。

山涧清且浅，可以濯吾足。

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

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

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

《归园田居》其六

种苗在东皋，苗生满阡陌。

虽有荷锄倦，浊酒聊自适。

日暮巾柴车，路暗光已夕。

归人望烟火，稚子候檐隙。

问君亦何为，百年会有役。

但愿桑麻成，蚕月得纺绩。

素心正如此，开径望三益。

桃花源记

东晋 · 陶渊明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归去来兮辞·并序

魏晋 陶渊明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乙巳岁十一月也。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饮酒二十首并序

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後，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

　　其一

　　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

　　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

　　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

　　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

　　忽与一樽酒，日夕欢相持。

　　其二

　　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

　　善恶苟不应，何事空立言！

　　九十行带索，饥寒况当年。

　　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

　　其三

　　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

　　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

　　所以贵我身，岂不在一生？

　　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

　　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

　　其四∶

　　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

　　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

　　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

　　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

　　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

　　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

　　其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其六∶

　　行止千万端，谁知非与是。

　　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誉毁。

　　三季多此事，达士似不尔。

　　咄咄俗中愚，且当从黄绮。

　　其七∶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

　　汎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

　　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

　　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

　　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

　　其八∶

　　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

　　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

　　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

　　提壶抚寒柯，远望时复为。

　　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

　　其九∶

　　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

　　问子为谁与？田父有好怀。

　　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

　　褴缕茅簷下，未足为高栖。

　　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

　　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

　　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

　　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

　　其十∶

　　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

　　道路迥且长，风波阻中途。

　　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

　　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馀。

　　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

　　十一∶

　　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

　　屡空不获年，长饥至于老，

　　虽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

　　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

　　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

　　裸葬何必恶，人当解意表。

　　十二

　　长公曾一仕，壮节忽失时；

　　杜门不复出，终身与世辞。

　　仲理归大泽，高风始在兹。

　　一往便当已，何为复狐疑！

　　去去当奚道，世俗久相欺。

　　摆落悠悠谈，请从余所之。

　　十三∶

　　有客常同止，取舍邈异境。

　　一士常独醉，一夫终年醒，

　　醒醉还相笑，发言各不领。

　　规规一何愚，兀傲差若颖。

　　寄言酣中客，日没烛当秉。

　　十四∶

　　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

　　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

　　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

　　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

　　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十五∶

　　贫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

　　班班有翔鸟，寂寂无行迹。

　　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

　　岁月相催逼，鬓边早已白。

　　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

　　十六∶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

　　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

　　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

　　敝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

　　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

　　孟公不在兹，终以翳吾情。

　　十七∶

　　幽兰生前庭，含薰待清风。

　　清风脱然至，见别萧艾中。

　　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

　　觉悟当念迁，鸟尽废良弓。

　　十八∶

　　子云性嗜酒，家贫无由得，

　　时赖好事人，载醪祛所惑。

　　觞来为之尽，是谘无不塞。

　　有时不肯言，岂不在伐国。

　　仁者用其心，何尝失显默。

　　十九∶

　　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

　　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

　　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

　　遂尽介然分，拂衣归田里，

　　冉冉星气流，亭亭复一纪。

　　世路廓悠悠，杨朱所以止。

　　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

　　二十∶

　　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

　　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

　　凤鸟虽不至，礼乐暂得新，

　　洙泗辍微响，漂流逮狂秦。

　　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

　　区区诸老翁，为事诚殷勤。

　　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

　　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

　　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

　　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

朱子治家格言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留连。器具质而洁，瓦缶胜金玉。饮食约而精，园蔬胜珍馐。勿营华屋，勿谋良田。

三姑六婆，实淫盗之媒。婢美妾娇，非闺房之福。奴仆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艳妆。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居身务期质朴，教子要有义方。勿贪意外之财，勿饮过量之酒。

与肩挑贸易，勿占便宜。见贫苦亲邻，须多温恤。刻薄成家，理无久享。伦常乖舛，立见消亡。兄弟叔侄，须多分润寡。长幼内外，宜法属辞严。听妇言，乖骨肉，岂是丈夫。

重资财，薄父母，不成人子。嫁女择佳婿，毋索重聘。娶媳求淑女，毋计厚奁。

见富贵而生谗容者，最可耻。遇贫穷而作骄态者，贱莫甚。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

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毋恃势力而凌逼孤寡，勿贪口腹而恣杀生禽。乖僻自是，悔误必多。颓惰自甘，家道难成。狎昵恶少，久必受其累。屈志老成，急则可相依。轻听发言，安知非人之谮诉，当忍耐三思。因事相争，安知非我之不是，须平心遭暗想。

施惠勿念，受恩莫忘。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人有喜庆，不可生妒忌心。人有祸患，不可生喜幸心。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见色而起淫心，报在妻女。匿怨而用暗箭，祸延子孙。

家门和顺，虽饔飧不继，亦有余欢。国课早完，即囊橐无余，自得至乐。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守分安命，顺时听天。为人若此，庶乎近焉。